

前漢書

卷之...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班固

漢書九十九上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注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

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

語在元后傳

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九者以鳳本嗣禁為侯

唯莽父曼蚤

死不侯

師古曰蚤古早字

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後

靡

師古曰乘因也

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

師古曰佚字與逸同

莽

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

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事母及寡嫂養孤兄

子行甚救備

師古曰教整也

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

禮音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

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

奉

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

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父之叔父

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

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闕上谷都尉陽並中郎

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未始元

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

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

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

師古曰振舉也

家無所餘

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

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軌而

師古曰激急動也而愧也激音工歷反而音女六反

莽兄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

休沐出振車騎

師古曰振整也一曰振張起也

奉羊酒勞遺其師恩

施下竟同學

師古曰竟周徧也

諸生縱觀長老嘆息光年

小於莽子字莽使同日内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

言太夫人苦其痛當飲其藥比客罷能者數起焉

曰比音必寐反數音所角反

嘗私買侍婢比弟或頗聞知莽因曰

後將軍朱子元無子

師古曰謂朱得

莽聞此兒種宜子

古師

曰此兒謂所買婢也

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

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

莽右師古曰名位居其右右前也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

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

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

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音

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

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毋

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

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

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詔

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

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群臣朕得奉宗廟誠

嘉與君同心師古曰移書言病也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一曰以病而移居也

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師古曰移書言病也朕甚悲傷

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

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

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

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

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毋以子貴子姬宜上

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

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為傳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

后坐旁師古曰坐並音材臥反恭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

藩妾何以得與至尊終徹去更設坐傳太后聞之

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置酒所也重音直用反莽復

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

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方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

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中為使令十日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憂

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

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五三百五十益封莽服

曰黃郵在南陽棘陽縣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師古

曰見天子之礼也見音胡電反車駕乘綠車從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六子出行令莽乘之以從所

以寵也後二歲傳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

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

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士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

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

子獲殺奴又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有作護字者流俗所改耳莽切責獲令自

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

國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

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休謁見

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休謁見

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休謁見

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

之莽緣恩音進其王具寶劍欲以為好師古曰結歡好也音呼到

反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瘕師古曰瘕創痕也痕音下恩反

美玉可以滅瘕欲獻其珠耳即解其珠服虔曰珠音衛蘇林曰劍鼻也

師古曰界字本作現從玉疑音後轉寫者訛也珠自離珠字耳音象也休復辭讓莽曰君嫌

其賈邪師古曰賈讀曰價言其所有限也遂椎碎之師古曰椎音直追及其字從木自

裏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傳太后丁太后皆

先薨死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爾璽綬遣使

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華門

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

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

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

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為大司馬與

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飾師古曰飾讀與

整也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為車騎將軍使迎

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

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傳氏驕

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傳皇后皆令自殺語在

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

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

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

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

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

天下信之於是威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

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

師古曰誅莽皆傳致其罪師古曰傳讀日附附為請奏

令却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

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

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

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

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乃復令光奏

立舊臣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

為言誤朝師古曰妄無譽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

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

難以示來世成繼祚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

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類也太后獨代幼主統政

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勉力今以

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

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

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

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

擊斷平旦安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

尋歆子棻師古曰棻或作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

材能幸於恭恭色厲而言方師古曰外示凜厲之言欲

有所為微見風采音胡雷反黨與承其指音希顯奏

之恭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

於衆庶始風益烈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風讀曰調下

皆類元始元年正月恭白太后下詔以白雉

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恭

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

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恭宜如光故事太后

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將

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恭功德致

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主之法臣有大功則

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恭有定國

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

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

恭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

獨條光等功賞復置臣恭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

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

之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

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恭復上書讓太后詔

謁者引恭待殿東箱恭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

四十二



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師古曰選善也國

時邑乃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莽遂

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制召莽莽固稱

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

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傳

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

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師古曰與讀口誤車騎將軍安陽侯

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

封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

忠信仁篤師古曰篤厚也使迎中山王輔導守共養以安宗

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二千元以豐

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

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

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

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至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

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

能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重譯獻白

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

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為

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為

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  
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今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  
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寮衆位而公宰之功  
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白  
惟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  
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  
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家給家家自足  
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  
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真也倍故數多

於人各一倍也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

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

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

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

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衆庶師古曰

日說讀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師古曰風奏

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

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

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

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今衆事煩碎朕春秋

太后且統政也比音必寐反

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

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魏

魏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魏魏高貌也言舜禹之治

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預自今以來非封爵乃以聞他事

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

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

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

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

說太后師古曰說讀曰悅白言親承孝哀下傳奢侈之後百

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縵練頗損膳以視天下師古

曰縵練謂帛無文者視讀曰示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

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

臣奏言陛下春秋尊父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

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

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閒者風雨時甘露降

神芝生實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竝至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臣

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闊略思慮師古曰闊寬也

略簡也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

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

母后之義思不出閭闕師古曰闕門闕也音域國不蒙佑皇帝

年在繼祿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

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師古曰微死也是以孔子見南子

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勤身

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師古曰視矯枉

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

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師古曰

曰比音必兼反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師古曰皇暇也靡細也庶幾與

百僚有成其勛之哉師古曰勛勉也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

曰素食即菜食也解在霍光傳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

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

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

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議二名

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

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權媚事太后下至旁側

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

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勝

未充師古曰液與夜同音通用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

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皆讀曰娶正十二女之義以

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

者適子女師古曰適讀曰適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

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正德  
子封下不宜與衆女竝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  
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  
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  
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  
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  
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  
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  
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白不  
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莽白願見女大

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

女漸清德化有竊窈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大序奉祭

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如卜筮皆

曰兆遇金象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孟康白金水相生也張晏白金王則水相也遇

符也信卿侯終上言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孫始封新

子稱侯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安漢公國未稱古制師古曰稱

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

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後言應禮可許請以新

即謂此也而此傳作信卿侯古者新信局音故耳依音從冬反  
父母謂泰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千放反  
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孫始封新  
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  
師古曰稱  
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莽白願見女大  
大二十廿方

正德六年九月 毛俊

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

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眾議益封臣莽伏

自惟念得託肺腑復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

德臣奉國邑足以共朝貢師古曰共讀曰供不須復加益地

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

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十萬而以

其三千二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

聘踰羣妾亡幾師古曰亡幾不多也亡讀曰無幾音居豈反其下並同有詔復益二

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子九族

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

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師古曰草謂創其文也崇奏

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東脩師古曰東脩謂初學官之時值世俗隆

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謂成帝及太后被諂又

赫赫之光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財饒執足云所悟意師古曰悟逆也無人能逆其意

也音五故反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

立師古曰拂違也矯正也拂音佛照表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

之內孝友之德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温良下士師古曰

而好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問曰貧而無詭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夫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之謂矣

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

胡師古曰論語云子貢問曰貧而無詭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夫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之謂矣

建白誅討師古曰首周公誅管蔡季子鳩叔牙師古曰解

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

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拍求美造作一統聖易曰

帝大八手効之以定天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

幄坐師古曰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鯨寡不畏強國師古曰大雅燕人之詩美仲山甫

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

刺幄坐之義仗惑之雄朱博之疇德此長宏手効

之事上下壹心諛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

師古曰詭也辟讀曰僻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復定自原之評

遠去就國應劭曰平原子胥屈原也師朝政崩壞綱紀廢

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師古曰弛解也音武詩云人之

云云邦國殄類師古曰大雅殄類之詩也殄盡也類病也言為政

醉反音才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官二儲主董賢據重加

以傅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傳皇后皆自知得罪天下結

讎中山張晏曰傅太后讎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

引所附遂誣往寬更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

時退賢及其黨無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

共立幼主以據國權也遠屬國之宗室疎遠者也賴公立入即

大二百六十五

前之威師古曰士前謂時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

衡舉眉揚目也師古曰時音詳于反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震起

機動敵人挫折雖有資育不及持刺師古曰資育皆古勇士也

持刺謂持兵刃以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師古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為秦相時人號曰智囊

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鬼谷先生蘇秦之師善談說是故董賢喪其

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師古曰還讀曰旋晷景也言其速疾

霍然四除更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

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

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太公武毅若鷹之飛揚佐助武王以克殷也孔子曰敏則有功師古

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敏突也言應事速疾乃能成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

泗水相豐菽萊令邨師古曰甄豐甄邨也蔡讀曰邨與大司徒光車騎

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

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哲智也公之謂也

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勲皆以周公為此師古曰此音必兼反

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

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晏嬰也以道佐齊景

公景公欲封之讓而不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解在董仲舒傳公之謂也將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

女為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



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為身皇后之尊伴於天

子當時之會千載布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

福之恩師古曰揖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

于德不嗣書曰上虞書舜典之辭言舜自讓也公之謂矣自公

受策以至于今晉武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儉豐也

退也矯正也後音千句反其字從之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

公卿師古曰彌讀與同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

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

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柔貌也如集于木恐墮墜可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君子好孝樂道故志不在安飽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

師古曰纒得粗及僅足而已物物巾市日闕亡儲師古曰物物巾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

而不奪工商利也闕也日闕言當日即又上書歸孝哀皇帝

所益封邑入錢獻田殫盡舊業為衆倡始師古曰倡音及尚反

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師古曰鄉讀曰嚮外則王公列侯

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

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贖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

及夕魯公儀子不如園葵張晏曰今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公之謂矣

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屋謂無人以白茅覆屋者也婁省朝政綜

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闕穀於菟也公儀子魯國相公儀休也按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食菜曰如音人諸反

管眾治師古曰妻古屢字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

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一人天子也解讀曰懈易曰

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師古曰乾卦九三爻辭也乾乾自強之意惕懼厲病也公之謂

矣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大行師古曰比類也秉冢宰職填

安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

麓列風雷雨不迷師古曰虞書舜典叙舜之德麓錄也言堯使舜大錄萬機之政一曰山足曰麓言有聖德雖

遇雷風不師古曰鮮音先踐反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

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

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

受郊祀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七年乃致政於成王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

萬十百里華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

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右穆天子之禮也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

天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揆公德行為天下

紀師古曰揆度也紀理也觀公功勲為萬世其基成而賞不配

紀立而褒不副師古曰配對也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

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

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

厭班賞亡遴師古曰遴與去同苟有策即必爵之是故公

大二百一十三

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

孫戎奴也高帝時為旄頭即晉灼曰楚漢春秋上東園項羽聞樊噲會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時人

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

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緇祿皆為通侯孝宣皇帝顯

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即

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

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

李苛曰言勅之功不遂而霍光據席呂其事雖衆要不能以口石在時而遂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繞也謂相圍繞也蓋緣侯之時漢家亦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

霍光即席

馮貴

常任之重棄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

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嘗退就國是朝之執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

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

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微之累

師古曰光誤微昌邑王不得其人也累音力端

及至青戎標末之功

服虔曰標音刀末之標謂衛青一

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

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

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慶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

大二百

前漢書

卷之九

卷之九

者褒不檢師古曰无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是故成王之

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

百里之宇師古曰解並在前也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奄二國名賜以附

庸殷民六族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等氏長勺氏尾勺氏也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在解前也

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半璧曰璜父讀曰甫祝宗

卜史師古曰太祝太宗太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

官司彝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彝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辨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

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即上

祀帝于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須闕官之詩曰王曰叔父建尔元子

俾侯于魯謂命周公也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可

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

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讎用也善言則用之有德者必報之一曰讎對也賞當其言也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近觀

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

下詔稱忠定著於令師古曰謂吳芮也解在芮傳番音蒲何反明有大信不

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

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

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

之魏絳於是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師古曰事見左傳襄十一年微無也

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

大三百二十六

師古曰謂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

師古曰魯須闕官之詩

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可

師古曰謂吳芮也解在芮傳番音蒲何反

師古曰事見左傳襄十一年微無也

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喪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為國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師古曰恢大也建亥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師古曰較明貌也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其極無闕遺也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師古曰儀形謂則而象之敕盡伯禽之賜無違周公之報師古曰報與答同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以此為法之始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

焉貴

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師古曰撓擾也音火高反幾音巨依反今帝以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毋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

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  
飲藥死宇妻為懷子師古曰繫獄須產子已殺之

師古曰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誣誤流言惑眾惡與管  
須待也

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

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奈下愚

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

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

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師古曰四國謂

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師古曰莽因是誅滅衛

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采素非議已者內

馮貴

及敬武公主師古曰元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

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

護軍襲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

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辜喟然憤發作

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

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

師古曰著官簿言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

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皇后大赦

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

風俗師古曰行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

大三百七十一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  
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  
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  
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  
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  
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  
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  
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  
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  
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韋師古曰此韋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

馮貴

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  
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  
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恭稽首辭讓出奏封  
事願獨受毋號還安臨印鼓及號位戶邑事下太  
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  
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  
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師古曰視字  
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  
受印鼓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  
為入尤多師古曰召讀曰邵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

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  
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尸止身不  
傳襲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  
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讀曰申宜遣大司徒大司  
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眡事師古曰亟急也音君力反詔尚書勿  
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眡事上書言臣以元  
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  
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  
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  
子復拜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

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  
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  
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置如淳曰前時飢首官職今  
豐宜復之也師古曰復音  
扶目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  
衆事者謂大臣也

臣愚以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  
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  
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  
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  
穀如相國師古曰穀亦謂組也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  
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  
御也共音君用反



養育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

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蜀郡

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

口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加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

小人也不可以復君子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為閑田而退之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

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

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衡出宰衡常持節所止謁

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

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

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去員經各

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二人以上及有逸禮

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

篇文字孟康曰史籍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籍所作大篆書也籍音直救反通知其意

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羣臣奏言

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

乃定夫明堂辟雍隋廢千載莫能興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今

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

師古曰爛然章明之貌公以六月載生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魄月魄也奉使朝

用書孟康曰賦功後之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曰翊明也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

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並集平作二旬大

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唐虞發峯成周造業誠

亡以加率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

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驪馬二馬師古曰

也駕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

屋瓦且盡五年正月拾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

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

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益戶賜

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

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

漢書

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

安漢公師古曰亟急也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

位未能奉稱師古曰稱音尺證反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

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師古曰

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師古曰

孝之故師古曰葭蘆也葭者其前裹白皮也言其輕又得典

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

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

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污辱

大三百四十九

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大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竒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曉又也遺志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廕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

貴

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問非則臣莽當被誅上誤朝之罪師古曰間音居竟反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此財與裁同通用也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師古曰重雖曉喻罷遣猶音直用反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祿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直聽公制作

大三四

前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畢成群公以聞究于前議師古曰其九錫禮儀亟

奏師古曰於是公卿大夫博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

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成著位高

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

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勲勞為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賜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九

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也自此已上皆取堯典叙堯德之言也聖瑞畢溱太平已洽師古曰溱亦與臻同帝者

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

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

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究

命之錫師古曰禮合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陛武賁鉞鉞弓矢和鬯也臣請命錫奏

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

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虛已而聽也前公

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書忠白誅故定陵

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師古曰彌讀曰弭弭止也登大司馬職在

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弄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

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

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于第家為賊

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

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

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  
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  
網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太行萬事畢舉禍亂不  
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徒南北之  
郊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  
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天下和會大衆方輯師古曰輯與集字同詩之  
靈臺臺書之作雒鑄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師古曰  
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始立北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作維謂周公營洛邑以為王都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心公往營成周使來告上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鑄京成周既盛遷殷頑民使居之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故云商邑之度也

馮貴

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  
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  
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尋獲本  
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  
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  
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  
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  
位為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  
師古曰共乃遂及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於戲豈不休  
讀曰供哉師古曰於戲讀於戲於是恭稽首再拜受綠鼓袞冕衣



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為市無

二賈

師古曰言純賈也賈音價

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

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師古曰象刑解在武紀及刑法志

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

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

唯西方未有加廼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

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

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

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

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

海賈

五穀成孰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

或爾蠻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

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

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

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

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

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

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

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

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臣又聞

前漢書卷六十七 三十一 五十九 李華寫

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

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凡十

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為

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

可為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

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

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王子侯年表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

周成王幼小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

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

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

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騰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

言師古曰詐依周公為武王請命作金騰也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

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

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

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之見在者列侯廣

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

後廼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

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蹀奏武功長孟通浚井

得白石師古曰浚音治之也蹀音許驕反浚音峻音直呂反上圓下方有丹書著

正元八年刊長宗書



石

師古曰著音直略反

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

始矣莽使群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

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

不能止

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

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

其權墳服天下耳

師古曰墳音竹刃反

太后聽許舜等即共令

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

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

奉天施而成地化群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

代之

師古曰震書各繇諫之辭也言人代天理治工事也

朕以孝平皇帝幼年

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

師古曰屬付也幾音曰異屬音

之欲反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

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師古

曰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反

玄孫年在繼祿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

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師古

曰比

也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

光顯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

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

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

功縣為安漢公采地

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謂之采

名曰漢光邑具

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

五百廿九

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

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恭烈業也周公權

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

師古曰隊音直類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天下過失前人

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棗謀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奭之

篇也邵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邵公不說周公作君奭以告之奭邵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

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說曰師古曰謂周輔唯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共音恭棗音匪說曰師古曰謂周

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

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師古曰召讀白

下並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

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白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

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

崩縷屨未除師古曰縷音千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

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

公奉鬯立於阼階廷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

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成王加元服周

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曰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

政於子也復音扶目反周公常稱天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

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阼服天子鼓冕師古曰此鼓亦

謂裳鼓也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

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

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群神贊曰假皇帝古

曰贊謂祭祀之辭也共音恭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

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

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

化師古曰遂成也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

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

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

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三

老五更成禮而去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

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

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在輔甄豐為

大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

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宗與相張紹謀曰師古

曰安衆侯侯月長沙定王子宗即月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

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

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

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宗族父劉

嘉諸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

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奔師古曰幾亦音巨依反賴蒙陛下聖德

五十四 前漢書卷之六十九 三十一 五十四 年 李華寫



詩哉師古曰詩惑也音布內反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

豬其宮室以為汙池納垢濁焉李奇曰掘其宮以為池用貯水也師古曰豬謂畜水

汙下也汙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讀曰墟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也雖生菜茹而人不

食師古曰所食之菜曰茹音人庶反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

曰棧謂以篋蔽之也下則棧之上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各作一見以為

戒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以為戒師古曰方今天下聞

崇之反也咸欲奮衣手劔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

其頸師古曰拂疾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

其門仆其牆師古曰夷其屋焚其器夷平也應聲滌

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創傷也音初良反而宗室尤甚言

馮貴

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

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

願為宗室倡始師古曰倡音昌向反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

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犁也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

毫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

以明好惡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莽大詭師古曰詭讀曰悅公卿曰

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

與宗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胡牙相率告之及其禍

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

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

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

疎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

曰疎之字力戰鬪不如巧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

百餘人汙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

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

內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

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

漢公宮及家更置率更令廟殿厨長丞中庶子虎

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

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莽白太后

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

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邨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單

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

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師古曰說音悅次下亦同合意并力功德茂

著封舜子匡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

意侯豐孫匡為并力侯益邨建各三千戶是歲西

羌龐恬傳幡等師古曰播音敷元反其字從巾怨莽奪其地作西

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

校尉竇况擊之二年春竇况等擊破西羌五月更

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

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

三十七 正統八年九月 謹 漢

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

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

子師古曰東平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

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共郡國疑惑衆

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

大誥作策師古曰放依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放音甫往反遣諫大夫相譚等

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遣

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阨塞槐里

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卧反相與謀

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

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距之以太保

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

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十二

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為使而監軍於外

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心與龜合也應受元

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

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

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

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

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師古曰說音曰悅三

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  
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  
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  
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  
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  
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  
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  
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  
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

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以爲郡縣欲  
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  
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  
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  
大化流通且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  
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在殄  
滅盡備厥辜天下感寧今制禮作樂實者周爵五等  
地四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殷爵  
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附庸四等孔子曰周監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蓋臣視也三代夏殷也郁郁文章貌

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之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為號槐里以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群臣復奏言太后脩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宜進二子爵皆為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

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為列侯諸孫制度畢已

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

帝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為褒新公封

光為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

莽孫宗為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

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

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

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

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

師古曰輯字與集同

昔殷成湯

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

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

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師古曰屏猶擁也是以

殷有翼翼之化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做乃四方之中正也周

有刑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之世因圖空虛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

造師古曰比類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委任安漢公宰尹奉僚

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

下師古曰共讀曰恭上下謂天地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

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

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

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師古曰茂美也聖心周悉卓爾

獨見發得周禮以月因監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於二代則天稽古

而損益焉猶仲丘之間詔師古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

之不可階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叙孔子德云它人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

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

匱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山雖於平地始覆一匱之上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念此議者云莽脩行政化致於太平本由一匱也此其所以

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効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

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

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

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

踐阼奉漢太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

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

俾侯新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為哀侯後明攝皇

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

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練弁而加環經

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經也謂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

當為功顯君總練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

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

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

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

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

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莽所殺故云

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合

令光子嘉嗣爵為侯莽下書曰過密之義訖于季光罪為公義

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暮年也師古曰虞書放

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樂也故

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

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

屬城鴻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軍京言齊郡新

并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

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

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

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師古曰兢兢慎也業

業危也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

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

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

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誠實也入地

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

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

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

漢書

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騎都尉崔發等賦說師古曰賦古視字也及前孝哀皇

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

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

之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

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為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

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

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也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

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師古曰共音曰恭其號令

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

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某夙夜養育

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今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

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

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眾庶知其奉符命

指意羣臣傳議別奏以視即真之漸矣師古曰視讀曰示期

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

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

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

行爾美金匱圖其一署赤帝行爾璽其傳子黃帝金策

書其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

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

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竊著也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

為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

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

受金匱神嬪師古曰嬪古禪字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

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

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

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

賈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反赤

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

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師古曰於建除之次其曰當定御玉冠即

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

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以十二月

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

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旌幡皆純黃其

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王莽傳卷第六十九中 班固 漢書九十九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

鼓師古曰數謂璽之組音弗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

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師古曰王訖為梁相初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

咸之女本生四男字獲安臨三子前誅死交頰荒忽

師古曰荒音呼廣反廼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師古曰辟君也謂之

辟者取為國君之義音辟封字子六人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

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

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豈皇天右

乃太祖

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

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二十載歷數

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師古曰大雅文

王之詩也言殷之後嗣乃為諸侯服事周定是天命無常也謂微子為宋公也

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

室賓於戲

師古曰於戲音曰嗚呼

敬天之休

師古曰休林美也

往踐乃位母

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深陰鬲重丘凡戶萬

師古曰五縣也深音宅合反兩音與隔同

地方百里為定安公國立漢祖宗

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

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

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歎歎

師古曰歎音虛歎音許氣石

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天子

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傳將孺子

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

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

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

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

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

公大保後承承陽侯甄邯

師古曰承陽音甄

為大司馬承新

公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

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大

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

師古曰甄讀曰甄

為更始將軍廣

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几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茶案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師古曰視餘讀曰示皆拜為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孟康曰令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葬以女

孫宇子妻之莽策者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

致時雨

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晉灼曰衆物生於

東方故戒

青燁登平考景以晷

服虔曰燁音暉如淳曰青氣之光輝也晉灼曰

言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万物也春秋分立表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也故考景以晷屬焉

熒惑司愁南

嶽太傳典致時奧

應劭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慈慈智也厥罰常煥煥暑也晉灼曰南方盛陽之位

赤燁頌平考聲以律

晉灼曰頌寬頌也夏

太白司文西嶽國師典致時陽

應劭曰言之不從謂之不艾艾安也

白燁象平考量以銓

應劭曰量斗斛也銓權衡也晉

白燁象平考量以銓

應劭曰量斗斛也銓權衡也晉

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

灼曰象形也万物無不成形於西



致時寒

應劭曰聽之不聰是謂不審也厥罰常寒玄燁

和平考星以漏

應劭曰推五星行度以漏刻也晉灼曰和平

歷度起於斗分日月紀於攝提攝提

值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考星屬焉月刑元股左司馬典

致武應考方法矩

張晏曰月為刑司馬主武

主司天文

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

師古曰欽敬也

若順也力來勸勉

日德元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園合

規

張晏曰日為陽位晉灼曰肱圓也五教在寬則和

主司人道

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

師古曰五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

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

考度以繩

張晏曰斗北斗也主齊七政司空主水土土為中

物也晉灼曰中央為四季

主司地里平治水士掌名山

川衆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

文置大司馬司允

師古曰允信也

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

若

師古曰若順也

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為

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

府曰共工

師古曰共音日龔

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

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

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

諸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

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

官主乘輿服御物

師古曰數具聚也言財物所聚也音之說反後又典兵秩

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

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

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

路堂服虔曰如言路寢也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

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

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

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蔽冕各有差

品師古曰此蔽謂衣裳之蔽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

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

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爾司于五事

隱尤毋將虛師古曰尤過也將助也虛謂虛美也言勿隱善過而助為虛美好惡不愆立

于厥中師古曰愆違也於戲勗哉師古曰於戲讀曰烏呼勗勉也令王路設進

善之旌非謗之木欲諫之鼓師古曰非音曰非諫大夫四人

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縷之屬為侯大

功為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任師古曰任充也男服

之義男亦任也音壬男以睦女以隆為號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皆

授印鞞師古曰鞞亦印之組次下並同令諸侯立大夫人夫人世子亦受

印鞞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

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終於一

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

世享祀子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

帝夏禹臯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師古曰假至也功升也音工雅反

烈魏魏光施于遠子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

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

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服虔曰姚姓故封皇孫功隆

為黃帝後梁護為脩遠伯奉少昊後服虔曰以為伯益之後故封之

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為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

歆子疊為伊休侯奉堯後師古曰上言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歆公今此云劉歆為祁烈伯又

言國師劉歆子為伊休侯是則祁烈伯自別一劉歆非國師也媯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山

遵為襄謀子奉臯陶後伊玄為襄衡子奉伊尹後

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為

章平公亦為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為

章昭侯位為恪師古曰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賓也周以舜後并祀宋為三恪也夏後遼西

姒豐封為章功侯亦為恪服虔曰姒夏姓四代古宗宗祀于

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襄魯子姬就宣

尼公後襄成子孔鈞已前定焉恭又曰子前在攝

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師古曰遠祖曰祧音吐堯反神祇報況師古

日况賜也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為烏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或黃氣重蒸

昭耀章明以著黃虞之列焉

師古曰列於黃虞也自黃帝

至于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

師古曰濟南伯王莽之高祖黃

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

曰姚其在陶唐曰鳩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

曰王子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

祀于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

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

孟康曰黃帝之后也以新都侯東第為大禰歲時以祀

師古曰言國已立大禰祀先家之所尚種祀天下

師古曰言國已立大禰祀先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

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

師古曰虞書各辭其

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為宗室世世

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

師古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四姓昏娶以別族理親焉封陳崇為

統睦侯奉胡王後孟康曰追田豐為世睦侯奉敬王

後孟康曰追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程義趙明等領州

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附城又封舊恩戴宗金

涉箕閔楊並等子皆為男遣騎都尉頭等師古曰頭

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都橋時師古曰橋山之虞帝於

陵九疑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

陽莒齊魯曰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

師古曰莽之高祖名遂字伯起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

者以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為

文祖廟師古曰欲法舜受終於文祖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

壇于唐師古曰禮古禘字漢民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師古

曰堯傳舜漢傳莽自以舜後故言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

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蘇林曰漢本祀

祖宗有四莽以元帝成帝平帝為宗故有七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

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

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北大尹勿解其後各

終厥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寬又曰予

前在大麓至于攝假師古曰大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攝假

謂初為攝皇帝又為假皇帝深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氣盡思索廣

求師古曰索亦求也音山若反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

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師古曰幾讀曰與然自孔子作春秋

以為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

亦哀之十四也張晏曰漢哀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君禪三年凡十四年赤世計盡終

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

天下師古曰屬之欲反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師古曰革改也

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

刀之利皆不得行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董帶佩之今

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非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貫其底如冠纓頭刻其上面作兩

龍麻疾剛瘳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爾固伏化茲靈受

既正既直既解既方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詭是也莽以剛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

也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

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使百姓意

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

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

挾銅炭是歲四月徐鄉侯劉俊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

國師古曰以東萊王子也而王子侯表也此不同疑表誤俊元殷故漢膠東王時

改為扶崇公使舉兵攻即墨閉城門自繫獄吏

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曰昔予之祖濟南愍

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崇人田單廣設

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

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

快之妻子它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

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使以故輒伏厥

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

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

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師古曰給是也此唐虞之道三

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

以極欲師古曰罷讀曰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

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

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師古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圍也制於民臣額

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

心諄人倫師古曰諄亂也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

師古曰孝經稱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引之性生也書曰予則奴戮女師古曰夏書甘誓之辭也奴戮戮之以為奴也說書者以為帝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女讀曰汝唯不用命者

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

更賦罷瘞咸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音疲瘞音隆而豪民侵陵分田

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師古曰解並父子

夫婦終年耕芸師古曰芸字與耘同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

犬馬餘菽粟驕而為和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

師古曰餒飽也俱陷于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音子故反予前在大麓

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師古曰計口而為井田時則有嘉禾之祥

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

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

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

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

魑魅師古曰魑山神也魅老口物精也魑音螭魅音媚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是時

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  
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天錢當罷莫  
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天錢當罷者  
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人食貧俱廢民  
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  
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  
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  
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  
言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伯王墓  
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

言此雞化為雄之屬其又爾雅依託此貝為作說師古

曰爾雅近正也謂近於正經依古義而為之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

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

以福應師古曰五命謂五行之次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

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

漢三七九世之後蘇林曰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孽命於新都受瑞於

黃支子孟康曰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子孟康曰梓潼縣也莽改也成

命於巴宕晉灼曰巴郡宕渠縣也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佑新

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

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



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

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服虔曰三台星也晉灼曰許慎說文馬編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師古曰

能音台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

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書九以

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

圖申命之瑞寢以顯著師古曰寢漸也至于十二以昭告新

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

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

心師古曰塞當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

日鄭重猶言煩煩也重音直用反故是日天復浹其以勉書孟康曰哀章所作策

書言言數有瑞應莽自謙居攝天復浹其疑勅令為真也晉灼曰勉字當為龜是日自復有龜書及天下金匱區策事也師古曰孟說

是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纁方領師古曰纁者會

王莽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纁為其大領也盱音許于反纁胡內反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

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師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神

共齊其諱同其顏色也字或作包包者言天總包括天下人衆而與莽也其義兩通屬委也音之欲反盱怪之行十餘

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

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

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

帝之高廟受命毋留師古曰趣讀曰促於是新皇帝立登車

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

大三百八十九

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炎德盡而傳於

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

可辭師古曰迫促也著明也懼然祇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

師古曰懼音瞿瞿然自失之意也葦然葦動之貌也懼音居具反葦葦在左右之不得從意

師古曰葦葦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欲助漢室而迫大命不得從其本意也左右音曰佐佑也為之三夜不御

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

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

祇懼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師古曰申重也仍類也詩曰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言有功德

宜於衆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乃保安而佑此之謂也王威將表

符命齋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

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

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

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師古曰

曰畫天文加馬坤六馬鄭氏曰坤為六地數背負鷩鳥之毛服飾

其偉師古曰鷩鳥雉屬即鷩鷩也今俗呼之山雞非也鷩音鷩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

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師古曰

曰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數三火數二之類將持節稱太之使帥持幢稱

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師古曰迄亦至也靡

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師古曰夫

餘亦東北夷也樂音南出者喻傲外歷蓋州師古曰喻字與喻同貶句

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

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

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

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軍封威德

子冬雷師古曰雷字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

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

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姒猾者賊

之本也鑄偽金錢者妨寶貨具之道也驕奢踰制者

兇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

害成也師古曰易上繫之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引之拜爵王庭謝

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

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

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引詩大雅美仲山甫之辭其義並解於上帝命帥繇統睦于

朝師古曰帥循也繇讀與由同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以待暴

客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擊柝謂擊木以守夜也暴客謂姦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柝音他各反女作五威中

城將軍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並同中德既成天下說符師古曰說音悅命

明威侯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服虔曰隘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雷

者言四面塞院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之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雷男救反女作五威前關將

軍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院

三十三下 前漢書卷之六 尉睦侯王嘉

北當燕趙師古曰羊頭山名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壹口捶阮尉睦

于後師古曰虛且山名也捶阮謂據險阨而捶擊也捶音之蒸反命堂威侯王奇曰有甌之險

東當鄭衛師古曰有山也甌池也皆在陝縣之東甌音莫善反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

難掌威于左師古曰謂糾閉之也甌音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

阻西當戎狄師古曰汧隴有美山汧水之阻隴謂隴也汧隴也汧隴也女作五威右關將

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

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師古曰碧者李名也呼也音人故反曰高皇帝大怒趣歸

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師古曰趣莽收捕殺之治者掌

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師古曰狂妄之人我在掌寇故云治者真定劉都等

謀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雷雨師古曰雷雨二年

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

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

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師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也命縣官酤酒賣鹽

鐵器鑄錢諸米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市

官收賤賣貴賒貸于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與民用月收其息三

外也師古曰犧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師古曰

張繡反禁民不得挾弩鎧徒西海匈奴單于求故壘

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

奏西域將欽上言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巳校尉史陳

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刀護師古曰劫略吏者自稱廢

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  
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民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

妻猶言小妻劉氏當復師古曰復音扶福反趣空宮師古曰趣讀曰促收繫男子

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

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

云罷吏卒為賓食師古曰比類也言高帝類戒云勿使吏卒守漢朝故為寄食之賓於王氏廟中誠

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

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

故安眾侯劉崇及休鄉侯劉使師古曰並解於上陵鄉侯劉曾

師古曰是思王子扶恩侯劉貴等師古曰不知誰子孫更聚眾謀反師古曰更音工

衡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漢將軍或稱成帝子

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乎

故也臣愚以為漢高皇帝為新室賓享食明堂成

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

與皇太后為體師古曰夫一體也聖因所隆禮亦宜之臣請

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以戶多

少就五等之差其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師古曰罷黜其職各

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師古曰稱音尺及反塞狂

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子四輔明

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

或獻天符或貢昌言師古曰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為

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

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

皇室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又名匈奴單于

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師古曰知者莽改單于夫之名也本名彘知牙斯威

侮五行師古曰引夏書甘誓之文背畔四條師古曰四條莽所與作制者事在匈奴傳侵犯西

域延及邊垂為元元害皇當夷滅命遣立國將

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

于知之身師古曰共讀曰恭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

緡師古曰緡音剛又音先安反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

罪滅稽侯緡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為十五

之稽侯緡子孫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蘭苞戴

綬馳之塞下召拜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

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詵虎賁將軍

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

中師古曰厭音一涉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

相威將軍李琴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曰琴音所林反誅

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

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

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眾郡委輸五

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  
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師古曰傳音張  
變反趣音促天下騷

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以錢幣訖  
不行師古曰訖竟也復下書曰民以食為命以貨為資是以

八政以食為首貨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儻  
載煩費師古曰儻送也一  
日貨也音子就反輕重大小各有善品則用便而

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百姓不從但  
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廼重其法

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  
錢以副符傳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即不稽留今更令持布  
與符相副之得過也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

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厨行道飲食處傳  
置驛之舍也苛問也音何

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爭為  
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子司

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

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

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  
倡導在位師古曰倡  
音赤上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

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

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

泉陵侯劉慶前燁光謝譚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

四百五十五  
前漢書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  
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  
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  
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師古曰  
說讀曰  
悅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  
軍師古曰拂  
讀曰弼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  
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非符命言新室當分  
陝立二伯師古曰分陝者敬依周公召公故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  
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是其地也伯長也陝音式稱  
反以豐為右伯大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  
從之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

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  
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  
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  
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  
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  
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奇及歆  
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  
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辭入視  
之曰此一六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  
父子當戮死也迺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經隆



于羽山

師古曰效舜之罰共工等也種誅也音居力反

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奔

為人侈口蹙頞

師古曰侈大也蹙短也頞頤也蹙音其月反頞音胡感反

露眼赤精大

聲而嘶

師古曰嘶聲破也音先奚反

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整

裝衣

師古曰毛之強曲者曰整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整音力之反字或作整音義同

反膺高視

臨左右

師古曰瞰謂遠視也音口濫反

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

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

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

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

師古曰屏面即使面蓋扇之類也解在張

傳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以初睦侯姚恂為寧

始將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

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

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

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

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

師古曰北假地名也膏壤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

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

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大眾集

師古曰須待也

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

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

著武將軍邊並等填名都

師古曰邊音錄填音竹丹反此下亦同

中郎將

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綠邊大郡督大姦猾

擅弄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火高及其字從于貨

賂為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

猛將分十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

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

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為權執恐得良民師古曰

曰獨以威力脅之也音呼剪反妄封人頸得錢者去如淳曰權臣妄以法枉良人為僮僕封其頸以別之也得

去封毒蠶並作農民離散師古曰蠶音呼各反司監若此可謂

稱不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

然猶放縱自若而蘭苞戴紱到塞下招誘單于弟

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

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留即太師

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寢劇死師古曰心動曰悸寢漸也傳音葵季反莽

曰昔齊太公以淑德累世為周氏太師蓋予之所

監也師古曰監謂視見也其以舜子延龍襲父爵為安新公延弟

襄新侯匡為太師將軍永為新室輔為太子置師

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為師疑故

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兆尹王

嘉為保拂師古曰拂讀曰弼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詹

附博士李充為犇走師古曰犇古奔字諫夫夫趙襄為先後

中郎將廉丹為禦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

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為講春秋潁川蒲昌為講詩長安國由為講易平陽唐昌為講書沛郡陳咸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為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師古曰車馬及物皆稱其人之形三日止潁河郡蝗生師古曰謂緣河南北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

諸郡潁音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

堤塞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

將軍陳歆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

角所為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以視諸蠻夷師古曰

示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為大司馬侍中

大將軍侯輔為寧始將軍莽每當出輒先搜索城中

名曰橫按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橫音胡孟石是月橫按五日莽至明堂

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為萬國

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

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師古

詩國十五抃徧九州師古曰謂周南召南衛王鄭齊魏

唐秦陳鄭曹幽魯商凡十五國也

一日周南召南鄘衛王鄭齊魏唐秦  
陳鄭曹幽是為十五國音普胡反  
殷頌有奄有九有之

言師古曰商頌玄鳥之詩美湯  
有功德故能覆有九州禹貢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

則無徐梁帝三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或大其

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

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為新室

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

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貢十有八百附

城之數亦如之以侯有功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十方

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

眾戶二千有五百采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

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師古曰

降殺音至於一成如淳曰五差備具會當一則今已受

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

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

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為任者八十三人

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溥德君脩義君更以為

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

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柔等與州部眾郡

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子數與

群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稟德賞功所

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未惟匪

解思稽前人師古曰解音曰解稽考也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

元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

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諸侯皆困之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

諫莽曰師古曰區姓也音一侯反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

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

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諸今海內未厭其敝今

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雖堯舜復起而

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

可施行莽知民怨迺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

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

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怒不附師古曰句町

王之各也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

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

強迫之皆亡出塞囚犯法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

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各於高句驪侯驩嚴尤奏言

貉人犯法不從驩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

師古曰假令驩有惡心亦當且尉安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師古曰猥多也厚也被加也音

皮義反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胡反匈奴未克夫餘

據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據貉遂反詔尤擊

之

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詵  
下書曰廼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誅滅虜  
知分爲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  
背腹或紬其兩脅師古曰紬音與抽同今年刑在東方張晏曰是歲在壬申  
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  
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祐助之福  
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師古曰虓音火交反予甚  
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  
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  
方盛以爲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

曰伏念子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均秩于山川

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師古曰解並在前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

矣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

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服虔曰倉龍太歲也張晏曰太歲起於甲寅爲龍東方倉癸德

在中宮也晉灼曰壽星角亢也東宮倉龍房心也心爲明堂填星所在其國昌莽自謂土也土行主填星癸德在中宮宮又土也觀

晉掌歲龜策告從孟康曰觀辰星進退掌土也晉灼曰國語

星其曰戊申莽欲法之以爲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者取萬物生之始也視晉識太歲所往宿度所合小益皆吉故法之其

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師古曰調音徒鈞反

羣公奏請莫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內郡國十二

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母相須師古曰須待也

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

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為心後改心為信五

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

之如淳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

配食坐於牀下莽為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

乞骸骨賜安車駟馬以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遂並

為大司馬是時長安民間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

室宅師古曰繕補也或頗徹之莽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

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

紀孟康曰纏居也星紀在斗牽牛在雒陽之都其謹繕

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

罪是歲烏孫大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

孫也其胡婦子為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

奴諸邊並復意欲得烏孫心廼遣使者引小昆彌

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

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

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

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者

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

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

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

行巡狩之禮太官齋精乾肉內者行張坐卧師古曰

也張坐卧謂帷帳茵席也備音備所過毋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齋食又帷帳

費也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師古曰

木也音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媵以勸南偽師古曰耨也

大對反予之西巡必躬載鉏每縣則種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

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師古曰拂音佛所以擊者木畢北巡狩之禮即

于帝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謹犯法輒以軍法從事劉德曰趨群公

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

補解因遭弃羣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

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精乾肉之所能堪且

無巡狩須闕大服以安聖體師古曰闕盡也音口決反臣等書

養牧兆民奉稱明詔師古曰莽曰羣公羣牧羣司

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繇此

敬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勗之哉毋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

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

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迺遣太傅平晏

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



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  
遂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轂就  
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  
官者以利苗男訢為大司馬如淳曰利苗邑名莽即真尤備  
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  
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師古曰費興音扶味反擇名  
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  
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師古曰僕射苛問平晏其言不遜戊曹士夜擊  
僕射應劭曰莽自以士行故使大傅置戊曹士士掾也蘇林曰士者曹掾屬公府諸曹次第之名也師古曰應說是莽大  
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大

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

曰寧有符傳邪師古曰傳音張變反士以馬箠擊亭長師古曰箠音古

音上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師古曰亭長家上書自治莽

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國將哀章

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師古曰特為置此官敕曰非但保國將

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

四月隕霜殺中木師古曰中音古海瀕尤甚師古曰邊海之地也瀕音

音賓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

門屋瓦師古曰北闕直城門瓦皆飛也直城門長安城門名也解在成紀雨雹殺牛羊莽以

周官玉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

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

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平正伯氏

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

為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

尉郡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拘邑義渠一縣屬

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

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

東至藍田西至武功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

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河東河內弘農

以北至雲陽被相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

師古曰置大夫職如太守

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

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

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為五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

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為之師古

曰竟音諸侯國間田為黜陟增減云師古曰間音閉以擬有

曰境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

都曰六州衆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師古曰禹

四百里納粟五百石其外曰近郡有部徼者曰邊郡合

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

甸侯是為惟城諸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

是為惟翰師古曰采采服在賓服是為惟屏師古曰賓

服也取諸侯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

賓服以為名

外是為惟藩

師古曰凡北惟城以下取詩大雅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彛

子惟城以為名號也解在諸侯王表

冬以其方為稱總為萬國焉其後歲

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

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

以益歲以南付新平

蘇林曰陳留國縣莽改曰益歲

新平故淮陽以

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

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析隄析隄故滎陽

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詔行在所其號

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為六

旬首冠以戊子為元日

師古曰冠音工喚反元善也

皆以戊寅之旬

為忌日

師古曰謂娶妻也

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第

咸立為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

待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

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

之緣邊大飢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

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

虜無異口中蚤虱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

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

威為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

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會同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廼禁吏民敢挾邊民者弃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馮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古曰行酒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侯陳茂為大司馬訛言黃龍憤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龍故有此好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感

既和親求其子登死莽欲遣使送致恐成怨恨害

使者迺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臯

繫獄欽曰是欲以我為說於匈奴也師古曰說解說也託言以其前建議誅侍

子今故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頡對者師古曰頡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

其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為帥使

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却

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

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好為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

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臯應敵從橫單于不能說遂致

命而還之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意以

漢書卷九十九 匈奴傳第九十九 王莽

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  
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

省獄訟究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

拜正官權一切貪員殘日其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

者並乘權執傳相舉奏又十公士分布勸農桑班

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

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

言清濁不分也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頗權以得漢政故

務自搯眾事師古曰搯與擊同其字從手有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

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

師古曰帑音他莽反又音奴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

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

多當奏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師古曰質正也前後相乘

憤耗不潔師古曰乘積也登也憤耗不明也潔散也徹也憤音工內反耗音莫報反莽常御燈火

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

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

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

官愁苦師古曰仰音牛向反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

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

郡縣合擊歲餘廼定邊郡亦略將盡師古曰言其地兵結為盜賊在

也。邠鄆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閔為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為寧始將軍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關東尤甚深者音于具反一丈竹栢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效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廼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焉師古曰辟音開開開也脅有收斂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動也闢也闢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故莽引之也翕脅之聲相近義則同災異之變各有云為天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

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祿大衛脩寧勇道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縵布二匹孟康曰縵八十縵也師古曰縵音子公反或帛一匹

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阨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為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師古曰莽引小雅北山之詩也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

師古曰莽引小雅北山之詩也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

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

師古曰謂公食同侯伯食國子男食則也

辟任附城

食其邑

師古曰辟君也任公主也辟音壁任音壬

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

師古曰謂

因官職而食地也

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

師古曰饗

音反

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

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患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

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岳太師立國

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

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

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

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

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

服虔曰大司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晉灼曰左與前故特七部師古曰洎亦泉字也泉及也隊音遂此下音

大司徒保

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

部有五郡大司空保子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

尉祈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

師古曰共讀曰龍

及六司六卿

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

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以太官膳

羞備損而為節

師古曰言隨其多少

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

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

師古曰幾音日翼

勸進農業安元元

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更終不得祿

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賂賂以自共給師古曰共讀曰供是月

戊辰長平館西岸崩豈涇水不流毀而北行師古曰豈讀曰

壅遣大司空王邑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奏狀羣臣上壽

以為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師古曰填讀與鎮同匈奴滅亡之祥也

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

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青門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

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師古

曰依漢光祿之四計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武建伯嚴尤為大

司馬如淳曰莽之伯子男號也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

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師古曰虞書叙舜之德也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故引之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

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平

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賊斂

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

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

勝莽徵丹熊丹能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賊斂

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崔爾遂久仇牛同

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服虔曰遂仇牛等越雋旁夷

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棘道以



南山險高深茂多歐衆遠居師古曰歐讀與驅同費以億計吏

士離毒氣死者什七師古曰離遭也今丹能懼於自詭期會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調發諸郡兵穀復些言民取其十四師古曰發人此言

財十取其四也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師古曰遂成也宜罷兵屯田明設購

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

為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大醫醫尚方

與巧屠共剝之師古曰剝剖也音口胡反量度五臧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以

竹筵道其脉知所終始師古曰筵竹挺也音庭云可以治病師古曰

曰以知血脉之原則畫安瘵之道也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

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

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龍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巳校

尉郭欽別將師古曰別領兵在後也將音子亮反焉耆詐降伏兵擊駿

等皆死欽封後到龍襲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

欽為填外將軍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封剽胡子師古曰剽音子小反何封為

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王莽列傳第六十九中

王莽傳第六九下

班固

漢書九十九下

秘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

琅邪紀逡

師古曰逡音千旬反字或從才其音同耳

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

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

師古曰黃髮老稱謂

白髮盡落更生黃者

其封林為建德侯逡為封德侯位皆特進

見禮如三公

師古曰朝見之禮

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

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

五等考之經甄合之傳記通於義理論之思之至

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于茲廼今定矣

子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

師古曰尚書禹貢包匭菁茅儒者

以為菁菁菜名也茅三春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菁為一物則是謂菁菁為菁菁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菁音精欽

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

師古曰欽敬也班布也

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

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

內故錢予其祿

師古曰調謂發取之音徒鈞反次下亦同

公歲八十萬侯伯

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後不能盡得莽好空言慕

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

師古曰遴讀與各同

託以地理未定

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

每一筦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

者滯乘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

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以六

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

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

師古曰督察也隊音遂

如漢刺史與三

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

稽長州

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即枚乘所云長州之苑

琅邪女子呂母亦起

初呂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寃殺

師古曰宰縣令

母散家財以

酤酒買兵弩

師古曰酤音姑

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

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眾浸多後

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

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  
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  
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  
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  
輒遷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  
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鑄冶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今作鑄石之為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師古曰厭音一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  
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  
災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

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師古曰魚謂捕魚也采謂採取蔬果之屬間者國張六筮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

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師古曰貸音去戴反闢其租賦師古曰賦

曰闢寬也幾可以解釋安集師古曰幾讀曰真莽怒免興官天下吏

以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猶夏以來諸軍吏及

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

覆貪饒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饒音吐高反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

主幾以禁姦師古曰幾讀曰冀姦愈甚晉孫功崇公宗坐自

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二曰維祉冠存已

夏處南山臧薄冰夏親曰祉福祚也冠存已欲襲代也應劭曰夏處南山就陰涼也臧薄冰亦以除暑也

二曰肅聖寶應劭曰莽自謂承聖舜後能肅然敬得天寶龜以立宗欲繼其緒二曰德封

昌圖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對當遂昌熾受天下圖藉又宗舅呂寬家前徒合浦

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為皇孫爵

為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

意其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毋將

將而誅焉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辭也宗字子將為殺逆而誅之故云然也親謂各母也迷惑失道自

取此辜焉呼哀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

復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謚為功崇繆伯以諸

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岡之地宗姊妨為衛

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絕口事發覺莽使

中常侍樊豐責問妨師古曰豐音帶又音徒蓋反并以責與皆自殺

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

仁乘乾車駕以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

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廼以尊

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

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師古曰言莽性好為鬼神怪異之事以直道侯王

涉為衛將軍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為大

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師古曰懷其舊恩也以為曲陽非令稱

師古曰今善也曲陽之名非善稱也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

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飢饉相聚起於琅邪轉

鈔掠眾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

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

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

皆僊上天師古曰僊古仙字上升也張樂崑崙度山之上後世聖

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服虔曰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地故言秦也

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寧始將軍為

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

生之謂易李奇曰易道生諸當生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體化合變故曰日新予其饗哉欲以

誑懼百姓銷解盜賊眾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

太廟羣臣始冠麟章之弁李奇曰鹿皮冠或聞其樂聲曰清

厲而哀非與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飢旱數年力子

都等黨眾寔多師古曰漸也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

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

李暉擊蠻夷若豆等太傅犧叔士孫喜清潔江

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

-5 260 45 905" data-label="Text">

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為銳卒一切稅

-15 260 45 905" data-label="Text">

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織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

下至郡縣黃纒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養言不許其有死失多少各以

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

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

師古曰楫所以刺舟也音集其字從木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

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

匈奴乘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師古曰翮本曰翮音胡隔反頭與

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

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

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

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歆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

安強立以為須卜善子後安公師古曰善子者匈奴之號也後安公者中國之爵兩加之

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

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

迎當置長安豪街一胡人耳師古曰豪街蠻夷館所在也解在陳陽傳豪音工早反

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

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輿而

立當代之師古曰輿者時見為單于之名出車城西橫殿未發尤素

有智略非莽攻伐以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

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師古

曰風讀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

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猶夏

不能遏絕寇賊莽死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

命兒很自滅持必不移師古曰兒古貌字也兒很言其很戾見於容貌也滅善也自以為善而固持其所見

不可移易懷執異心非沮軍議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未忍致于理其

上大夫司馬武建伯印鞞師古曰鞞者印之組歸故郡以降符伯

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奏郡縣皆言民不實

師古曰舉百姓賞財不以實數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為

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言青徐民多弃鄉里流

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

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

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如海名也瀕涯也音頻又音賓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

四馬建虎旗載霸謂關霸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

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

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

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師古曰視音曰示鎮安天下博

意欲以風莽晉灼曰諷言毋得篡盜而霸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

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

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母出此人使我致霸王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弄

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二萬六千歲歷號也地皇



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

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謹謂趨走而謹諱也須待也盡歲

止師古曰至此歲盡而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

以自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廼者日中

見昧陰薄陽黑氣為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

軍主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

見于天師古曰適音適譎責也徒危反見音胡電反以正于理塞大異焉莽見

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音葉反又下書曰子之皇

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卒蓋立斗

獻師古曰獻音儀謂斗魁及物未如勺之形也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

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

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

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

千人晉灼曰當亦官名也師古曰當百官名百非其數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

百五十萬人晉灼曰自五大司馬至此皆以五乘之也師古曰應

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

此意本弓曰弧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師古曰稽考也考法考前人也

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

州牧號為大將軍郡中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屬

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

且十輩

師古曰得音張

倉無見殺

師古曰見

以給傳車

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

師古曰於道中行者

取辦於

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舖時有

列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師古曰列風予甚弁焉予

甚栗焉予甚恐焉

師古曰弁疾也

伏念一旬迷迺解

矣

師古曰先言列風雷雨後言迷迺解矣

昔符命文立安

為新遷王

服虔曰安莽弟三子也遷音仙莽敗於南新

臨國雒

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為

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為統謂據土

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

不平朝見挈茵輿行

服虔曰有疾以執茵輿之行也晉灼曰

人舉以行豈今之板輿而鋪茵乎師古曰晉說非也此直謂

見王

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

李奇曰張帳也晉灼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

室也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

師古曰言臨侍疾故去其本所居而

壬午列風毀王路西廂

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地東南榆樹大十圍東

僵擊東閣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

屋拔木乎其變也後侯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

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

後世變去當登終南山

李奇曰

所謂新遷王者乃

太一新遷之後也服虔曰太一黃帝欲令安迫繼其後也統義陽王乃用

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

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

中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錯語也孔子對子路之言錯安置也章句故反非也蓋孔子為成宣尼公惟即

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括旱蝗螟為災

穀稼鮮耗百姓苦飢師古曰鮮少也耗虛也解音先踐反耗音火到反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人民正管無所錯手足師古曰正管惶恐不安之意正音征深惟

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

王幾以保全二子師古曰幾讀曰真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

安中國焉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城在室

匣中者師古曰匣匱也音狎出自樹立外堂上師古曰樹堅也良久乃委

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所赤服虔曰以黃為

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

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師古曰視音示乃下書曰予受命遭

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價乏宗廟未

脩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求念非敢寧息深惟

吉昌莫良於今年三月乃卜波水之北即池之南惟

五食劉德曰長安南也魯灼曰黃圖波浪亦名也在甘泉苑中師古曰謂說非也黃圖有西波池即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五食謂龜為五州之文而墨食也波音被皮反子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五

五二十六

食子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師古曰蓋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

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葬立載行視師古曰立載謂立而乘車也行音下更反

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

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師古曰將領崔發張

邯說葬曰德盛者文縛師古曰文札文也縛音奉宜崇其制度

宣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葬

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書以望法度筭及吏民以

義又錢穀助作者略離道路師古曰各驛言不絕壞徹城西苑

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

館凡十餘所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取其材瓦以起九

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為郎其

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

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

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

廟不墮云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

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

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

西南北各四十二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

之巧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功費數百鉅萬卒

師古曰薄櫨柱上枅即今所謂櫨也櫨音盧

飾以金銀瑇瑁

師古曰瑇瑁字與彫同窮極百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九十九 禮記卷一百一十五

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

誅莽師古曰馬適姓也求名也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

公大夫逮治黨與師古曰逮逮輔連及郡國豪傑數

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自莽為不順時令百

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以

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抱鼓稀鳴盜賊衰少師古曰

袍所以擊鼓者也音孚其字從木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

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獫狁絕焚江湖海澤麻沸

盜賊未盡破珍師古曰府沸言如亂麻而沸涌又興奉宗廟社稷之

大作民衆動搖今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

全元元救愚姦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

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

枚直一兩品竝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

不發舉皆沒入為官奴婢師古曰伍人同伍人若今保甲者也太傅平晏

死以子虞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各在奢泰

乃身短衣小衷乘牝馬柴車師古曰柴車即棧車藉臺瓦器師古曰藉臺去蒲弱也瓦器以瓦為食器

出見男

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幘汚漆其衣師古曰

赭幘以赭師古曰說下詔申救公卿思

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行也論語封尊為平化侯

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行也論語封尊為平化侯

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行也論語封尊為平化侯

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行也論語封尊為平化侯

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

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眾皆萬餘人武

功中水鄉民三舍誓為池師古曰誓也音丁念反二年正月以

州牧位三公刺舉息解師古曰解讀曰懈更置牧監副秩

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諡曰孝

睦皇后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

年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

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

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情國師公安師古音能為

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臨喜以為所謀且成後

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

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

死師古曰中讀曰仲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

不知死命所在李琦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殿也師古

不可得耳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

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莽謀殺狀莽欲祕

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

賜賜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票騎將軍同說

侯林賜竟衣爾駁師古曰說讀曰悅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為

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為臨之

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為天子有  
列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為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  
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天年隕命嗚呼哀哉  
遂行賜諡諡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  
從情起情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葬為侯  
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與增秩  
生男匡女魯華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  
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女不可分也及安疾其葬自病無子為  
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毋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  
奔竟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所上之章偏示之皆曰安友及于兄弟師古

曰友及也善兄弟曰友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王車遣使  
迎興等封興為功脩公匡為功建公魯華為睦脩任  
捷為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葬壞  
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  
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  
不得賣買數致錢貨徵發煩數軍放騷動四夷並  
侵百姓怨恨盜賊竝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音  
徵徵火也師古曰徵音竹里友當為漢輔因為焉作讖書言文  
帝當忽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師古曰趣讀曰促  
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

有盜自稱樊王姓為劉氏萬人成行師古曰行音胡都及不受放

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

東井其號當行師古曰號謂號令也又言莽大臣吉山各有日

期會合十餘萬言為令吏為其書吏亡告足莽遣

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師古曰言起者如亂麻也

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

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遣太師掾仲景尚更始

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

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

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句奴秋隕霜殺救關東大

飢蝗民死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

檻車兒女子步以鐵瑣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

萬數師古曰琅當長鎖也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悉匹不依其舊也

苦死者什六七孫喜景尚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

師放縱百姓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莽以至況讖言荆楚當

興李氏為輔欲厭之師古曰厭音葉反廼拜侍中掌牧大夫

李參為大將軍楊州牧賜名聖師古曰改其舊名以聖代讖楚音所林反使

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服虔曰儲夏人姓也莽

以為中郎使出儀師古曰說之今自出儀文降未出而死師古曰上文書

言降而身未出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家祠堂謚曰瓜寧殤

身未出

言降而身未出

身未出



男幾以招來其餘師古曰幾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

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曰葬妻本以此歲死天下大服也私服自喪其親皆除之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

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

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博采鄉

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

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

尚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師古曰鑄也音享全反又感漢高

廟神靈師古曰謂夢見龍黃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

擊師古曰提擊也音徒計反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斧斫壞之桃湯師古曰桃湯也音徒計反灑屋

壁師古曰挑湯麗之楮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

北壘居高寢師古曰徙此壘也或言黃帝時建華

蓋以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瑤羽

葆師古曰瑤讀曰爪謂蓋弓頭為爪形載以秘機四輪車服虔曰蓋高八丈其柱皆有屈膝可上下

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

言此似輶車非僊物也師古曰輶車載喪車音而是歲南郡秦豐眾

且萬人平原女子逢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非經

以八筭前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

略皆曰此天囚行尺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

徵來與議師古曰與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

變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偽

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言羔未知政道

而使宰邑所以為賊害也故祿引此而言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

學士疑惑明學勇張邴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

弃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詭符侯舊發

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乘

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

非匡所獨造莽厭眾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也音一飽反初四方皆

以飢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

歸鄉里眾雖萬數曾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師古曰

曰置讀曰但言不為大號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師古曰

曰闕蓋也隨日而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兵而死師古曰

也闕音空穴反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言羔未知政道

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言羔未知政道

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言羔未知政道

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言羔未知政道

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言羔未知政道

請察視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嘗遠路乘傳

宰士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

為是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賊曰父貧窮故耳賊護用我今俗人

議者多君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為非大者羣盜

小者偷竄不過二科師古曰謂穿牆為也今乃結謀連黨以

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邪古公其嚴

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

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飢寒所為輒

捕繫請其罪於是羣未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

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冀平連率由況素果

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

為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師古曰糜眉也以朱塗眉故曰赤眉古字通用況自劾

奏莽讓況師古曰讓責也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

厥辜之與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之軍興同科也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

且勿治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向皆破

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

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各在長吏不

為責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自言十實于言百朝

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師古曰延音弋戰反曼與曼同乃遣

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師古曰趣讀曰促郡縣力事上官

四百二十一  
應塞詰對

師古曰力勤也塞當也

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師古曰

曰交懼斬死之刑也共讀曰供

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師古曰將率又不

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瀆傷徒費百姓

師古曰

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

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飢

饑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

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

更始將軍二人瓜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

則亡以威視遠方

師古曰視讀曰示

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

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

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

無食執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

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

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

定之莽畏惡況陰為發代遣使者賜况璽書使者

至見况因令代監其兵况隨使者西到拜為師尉

大夫况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

主莽拜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為龍文衣者角

長三尺

師古曰以上被馬上也

華蓋重元戎十乘在側因賜治廟

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

封都匠仇延為邯淡里附城師古曰都匠大匠也邯音胡二

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

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之以成歷數故其道駁師古曰伯皆讀

霸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為名廼二月癸巳之夜甲

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

滅大司空行視考問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或云寒民舍居橋下

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

命至于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

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

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飢道路不通東

岳大師亟科條師古曰亟急也音已力反開東方諸倉賑貧窮乏

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長存橋

是月赤眉殺太師犧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遣

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師古曰東謂東出也祖都門外師古

曰推陽九之阨與害氣會死于去年枯旱霜蝗飢饉

薦臻師古曰薦讀日荐荐仍也百姓困之流離道路於春尤甚予

甚悼之今使東岳大師特進襄新侯開東方諸倉

四百四十一

賤貨窮之太師公所不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

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舟大使五威司命

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兗州墳撫所掌

師占曰之性也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

墳音竹刃反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黎矣師古曰黎黎也太師更始合

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

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

言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者草木為酪酪不

可食重為煩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

開諸倉以賑贍之師古曰溥與晉同猶恐未足且開天下

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

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

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歷名如今豪吏猾民幸而權之小

民弗蒙悲予意也師古曰辜擯謂擯其利而令它人犯者得罪辜也易不云辱

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師古曰益卦象辭也言損上以益下則人皆歡悅無窮竟書云言

之不從是謂不文師古曰洪範之言文讀曰文又治也咨虛羣公可不憂

哉師古曰咨者嘆息之言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

等皆復聚眾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

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

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至華陰廼出乘

四

前漢書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傳到部募夫无謂或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紕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紕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黑也曰盧

夏蝗從東方來覆蔽天師古曰蜚古飛字也至長安入未央宮

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以天下穀責欲

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為大倉置衛交戰名曰政始掖門流

民入關者數十萬人廼置養贍官置粟食之師古曰粟給也食讀曰飼

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粟飢死者十七八先是

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賜取於民民甚患

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飢饉以問

業業曰昆侖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飴肉糞持入視莽

師古曰視讀曰示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

等舉兵反城師古曰索盧姓也反城據城以反也廉丹

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

丹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

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

為新拔城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嘗謀謀士養威匡不聽引

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兵敗匡走丹使

吏持其印鼓符節付昌曰小兒走吾不可遂止戰

死校尉汝雲王陵等二十餘人別關聞之皆曰廉

公已死吾誰為生馳奔賊營賊敗師古曰奔古奔字也莽傷之

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駭馬倉穀密藏

皆得自調師古曰調發取也音徒鈞反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

呵譟師古曰忽讀息志也譟羣呼也音先到反為狂刀所害烏呼哀哉賜諡

曰果公國將哀章請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

直為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

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

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師古曰填音竹力反

大司馬董璆奉詔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

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殿師古曰霸昌觀之殿也三

輔黃圖曰在城外也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廼哭曰此經

所謂喪其衆寡者也應劭曰齊利也其利斧言無以復斷斬也師古曰此易巽卦上九文辭

自効去奔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

殺二千石以下太師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

潰畔事窮計迫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

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除井田奴婢山澤不究之禁即位以

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

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師古曰世祖謂光武皇帝帥春陵

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

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

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



日不見莽數名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以魯對  
言天文安善羣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正月漢  
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為助兵擊前隊大夫甄皇屬  
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眾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  
賊眾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師古曰文謂文章  
號謂大位號也一  
日號謂號令也識讀  
與幟同音式志反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

三皇無文書號師古曰欲其事  
成故云然也莽亦心怪以問

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

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

羣盜與犬羊相聚不知為之耳莽大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羣臣

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

殺甄卓移書師古曰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逐圍

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

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為帝

改年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

自安師古曰視  
讀曰示廼染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

史氏女為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鳥珍

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

于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

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

十人皆佩印鼓執弓鞬

師古曰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天子親至

如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樓之

后父謀為和平侯拜為寧始將軍謀子二人皆侍

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死庚子雨水

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師古曰靚即靜字也其夕穀風迅疾從東

北來師古曰穀風即谷風辛丑巽之宮日也巽為風為順后詛

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

王母師古曰晉卦六二爻也介大也王母君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師古

矣百穀豐茂庶草蕃殖師古曰蕃滋也殖生也元元驩喜兆

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曰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

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為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

尋陵漢君李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

或乘博畔天命人手害重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

魏卓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與洎南棘虜若

豆孟遷不用此書師古曰輿旬故單于名也伯及也若豆孟遷也

也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為上公食邑萬戶賜寶

貨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兗

州牧壽良卒正王閑揚州牧李聖聖進所部州郡

兵師古曰指讀與音同凡三十萬眾迫措青徐盜賊音莊客反下亦放此

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卓騎將軍王巡左

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眾迫措前

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

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

新公宗室戚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

西擊則逆賊靡碎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此廼新室威寶之臣

也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

剝絕之矣師古曰剝也音子小反遣七公幹士隗頤等七十二

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卿等既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

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圍定陵師古曰三縣之名也圍音二扇反

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師古曰傳音張後反

與司徒王尋發眾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

定山東得潁封爵政決於邑餘用徵諸明兵法六

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置更傾府庫以

遺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師古曰視讀曰示

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

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

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死道出潁

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

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

宜亟進師古曰亟也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

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師古曰喋也前敵後顧

不快邪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師古曰又曰

歸師勿遏圍城為之闕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逼遮也闕不合也

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怒發斷定

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師古曰尋邑也勿之師古曰尋邑也自將

萬餘人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陳也行音下更反師古曰按部毋得動

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

殺尋昆陽中兵出立戰邑走軍亂天風飄尾師古曰音火故反師古曰虎豹服葉師古曰音

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譟師古曰音火故反師古曰虎豹服葉師古曰音

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

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立起又聞漢兵

言莽鳩殺孝平帝莽廼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

所為平帝請命金滕之策泣以視羣臣師古曰視命師古曰讀曰示

學勇張邠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

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師古曰同人卦九三爻辭也莽平草也師古曰伏兵戎莽草莽之中升高陵而望

不敢前進至于三歲不能起也師古曰伏兵戎莽草莽之中升高陵而望

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為伏戎之兵於新皇

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

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識記為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師古曰廬者宿上之處道謂說之也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師古曰柰誠實也柰何不信涉也歆因為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者曾酒師古曰者自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淳曰言莽母洛薄嗜酒淫逸得莽自非王氏子也設此詐欲以自別不受誅也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

滅矣伊休侯者歆長子也為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廼可忠以司中大將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月伋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肄師古曰肄習也大習兵也肄音亦二反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

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是懼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

反黃門持劍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  
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謀行諸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告郎  
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師古曰弛音放也莽欲  
以厭凶師古曰厭當也音一葉反使虎賁以斬馬劍挫忠師古曰挫讀曰刺音  
反盛以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  
去為忠所誑誤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醢  
毒藥爇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  
殺莽以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師古曰王涉骨故隱也劉歆舊臣故隱  
其誅伊休侯豐又以素謹敢訖不告師古曰訖猶竟也敢竟不以所誅告  
之但免侍中中郎將更為中散大夫後日殿中鈞

屠士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鄭氏曰僊人以掌承承露盤也郎  
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術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  
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廼予之皇  
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  
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誨邑與計議師古曰誨呼字  
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  
師古曰謂諭告之傳音張戀反我年老母適子師古曰適讀曰嫡欲傳邑以天  
下敕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為大司馬大長秋  
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

國師同說侯林為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師古曰

又音 賈飲酒啗鯁魚師古曰賈音但下亦類此鯁海魚也音蠶 讀軍書倦因

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師古曰馮讀曰憑 性好時日小數及事

迫急賈為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吳愚曰毋

使民復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師古曰洿染之屬其虎舊色也洿音一故反號

將至曰歲宿申水為助將軍右庚刻木校尉前丙

耀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

此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

紀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師古曰成紀隴西之縣 以兄子隗顯

為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其

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師古曰御

少府之屬官也掌珍物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藏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珍貨所在也 莽愈愛之賜九

虎士人四千錢衆重然無闕意師古曰重音直用 九虎至華

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

挑戰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閩鄉南出東街作姑師古

曰閩讀與閩同作姑邪道所由也 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

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

殺其四虎亡師古曰六人敗走二 虎郭欽陳翬成重

收散卒保京師倉師古曰九人之中大六人敗走二 保倉也鄧

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

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曰所至之處人皆來迎而降附也大姓櫟陽申瑒下邳王大皆率眾隨憲屬縣聚嚴嚴春師古曰屬縣三輔諸縣也嚴屬右扶風嚴讀與同其人姓嚴各春茂陵董喜監田王孟槐里汝臣蓋屋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師古曰杜屠門名少眾比日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為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至

與移書郡縣數眾師古曰於築紂是月析人鄧曄

于匡起兵南鄉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析音先歷反時析

宰將兵數千屯擊師古曰擊音口堯反曄匡謂宰

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蓋得其眾曄

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

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師古曰湖

弘農之縣也莽愈憂不知所出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曰凡邦之

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曰凡邦之

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大巫氏之職曰凡國之大

臨守陣者皆哭故發引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師古曰同九五爻



辭號也宜呼嗟告天以求救券自知敗運率羣臣

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券

何不殄滅朕賊即令臣券非是願下雷霆誅臣券

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

勞半餘言諸生小民會言及哭為設殯粥師古曰食古食

字音手其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千餘

人費憚將領之奔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

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

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

鉤盾掖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置長樂御府中御

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

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會三日乃函掠之利莽遣

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

誓昌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諶將

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季父祖冢

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

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

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

民間所謂都門也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邛行城門逢兵

見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王邑王林王巡薨憚等分將兵距擊

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師古曰獲莽當得封故貪之而

助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燬三日巳酉城中少年

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護竝和師古曰衆羣行護而自相和也和音乎助友

燒作室門弁敬法闕師古曰敬法殿名也闕小門也謂弁所之也諱曰及虜王

莽何不出降師古曰諱音火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

主所居也莽避火官重前殿火輒隨之官人婦女

說諱曰當奈何時莽紺袍服師古曰諱古字也紺深青而純為紺服也袍

音均又帶重數持虞帝上首天文郎按拭於前師古曰拭

所以占時日天文郎今之用拭者也音式曰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

天生德於子漢兵其如子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生德於子桓雅其如子何故莽引之

以為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日明羣臣

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掖除服虔曰邪行闕道下者也師古曰除殿陛之道也掖取分衣之名也

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

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

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師古曰罷音

疲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師古曰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

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

軍人入殿中諱曰及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

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

稍稍落去夫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公平覺憚

王巡戰死莽入室下哺時眾兵上臺王指趙博苗

訢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

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師古曰公賓姓

也就名也以先經治禮故識天子綬也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陲間

師古曰陲隅也音手候反又音鄒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

骨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鬻身千段公賓就持莽

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

焉舍東宮師古曰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

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

憲得璽綬不輒上多俠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

傳莽首詣更始懸苑市百姓共提擊之師古曰提擄也首徒討反或

切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

格死仁將其眾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

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

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為漢兵所誅賞都大尹

王欽及郭欽守京師舍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

封為侯太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訢宛斬之

嚴尤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

吏民尤為稱訢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

茂伏而涕泣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眾汝南稱尊

號尤茂降之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

嘗事崔發為詩師古曰就發學詩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師古

曰妄言符命不順漢建令丞相劉賜斬發以徇史譔王延王林

王吳趙閔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

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黠共殺其主吏民

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

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

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

府臧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塞堵復故

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眾數

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

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食死

者數十萬長安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城中無人行宗廟園

陵皆發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

廟社禮復立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艾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

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

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

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朋黨此周

前漢書卷之九十九

故能在家在國皆  
有名譽故黃引之  
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大后壽考為之宗

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師古曰肆推是言

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

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

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滔天虐民窮凶極

惡師古曰滔漫也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

是以四海之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蹶然衆口

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

下城邑為虛師古曰虛丘隴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

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考其禍敗未

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立私議莽誦六

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

龍絕氣非命之運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也紫色

繩聲餘分閏位應劭曰紫間色繩邪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

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繩之鳴已失其義又欲聖王之

驅除云爾師古曰言驅逐也

漢書卷六十九下

三

叙傳第七上

師古曰自叙漢書以後分為下卷

班固

漢書一百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

於菅中而虎乳之

師古曰菅委蕭管澤也春秋左氏傳曰楚若敖取蔡氏生鬬伯也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邱潘

於邱子之女生子文焉邱夫人使棄諸菅中獸乳之邱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菅與夢同並音莫風反又音莫鳳反楚人

謂乳穀謂虎於擇

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師古曰上讀如本字又音乃苟反於音烏擇字或作

黃並音烏故名穀於擇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

號

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為楚令尹

秦之滅楚遷晉伏之間因氏焉

師古

曰遂以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

師古曰墜古地字樓煩鴈門之縣

致

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

時以財雄邊

師古曰國家不設衣服車旗之禁故班氏以多財而為邊地之雄豪

出入弋獵

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為字

者

師古曰馬邑人聶壹之類也今流俗書本多改此傳壹字為懿非也

壹生孺孺為任俠州郡

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為長子

令

師古曰上黨之縣長讀如止字

回生況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

農都尉

師古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農事

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

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健仔致仕就第貴累千

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

師古曰

曰占度也自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贍不

況生三子伯存釋伯少受詩於

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

張晏曰親戚宴

飲會同之殿

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鄉

學

師古曰鄉讀曰嚮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

華殿中

師古曰金華殿在未央宮

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

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

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絺之間非其好也

晉灼曰白綺之襦水紈之

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

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

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

師古曰報私怨而殺人吏追捕之又殺吏

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

師古曰欲守定襄太守期音基

上遣侍中

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

師古曰音張絕反

并奉璽書

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

師古曰即就也

就其所居而拜定襄聞伯

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

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

師古曰即就也迎延滿堂

日為供具

師古曰酒食之具也供音居用反

執子孫禮郡中益弛

師古曰弛解也

見伯不用威刑故自解縱

諸所賓禮皆各喜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願

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

矣師古曰齒為諸父尊之如師故曰父師

延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

師古曰

曰精明而進趨也

分部收捕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

中震凜咸稱神明

師古曰凜古栗字

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

過故郡上父祖家有詔大守都尉以下會

師古曰同赴其所

因召宗族各以親踈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為

榮長老紀焉

師古曰紀記也

道病中風

師古曰中傷也為風所傷

既至以待

中光祿大夫養病

師古曰受其秩俸而在家自養也

賞賜甚厚數年

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

李音曰元后成帝母進

侍者李平為健仔而趙飛燕為皇后伯遂稱篤父

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事

師古曰眠古視字

自大將

軍薨後

師古曰主鳳

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

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

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

服虔曰舉滿杯有餘白漑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

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也後與大夫食酒令曰



不醉者浮以大白於是云談笑大噱師古曰笑字也噱噱笑聲也音其略反或曰噱謂唇

口之中大笑則見此說非時乘輿帷坐張畫屏風師古曰坐音才臥反畫紉醉

踞俎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師古曰目視而

因顧指畫而問伯紉為無道至於是虜伯對曰

書云通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是辭何有踞肆於朝師古曰

曰肆放也陳也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紉之不

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紉之不

天下之惡皆歸焉故伯紉此為言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

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對於微爵也

也殷紉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紉其誥曰用酒師古曰微子

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子荒事見尚書武師古曰微子

式號式誨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

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歎曰吾又

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師古曰讜言善言也音黨放等不懌師古曰

曰懌悅也音亦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

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人官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庭之林表也林表官名耳庭非官稱也

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問顏色瘦黑師古曰問班待

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

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

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師古曰風讀曰諷奏富平侯罪過

上廼出放為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

所道尚未效

張晏曰謂上所言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

富平侯反復來其

能默辱

如淳曰富平侯張敖復來太后安能默然不以爲言

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

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

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

如淳曰兩師許商師丹

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六政俱使諭

相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脩經書之業太后甚

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

十八朝廷愍惜焉游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

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

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師古曰游每奏校書之事游以選受詔進

讀羣書

師古曰於天子前讀書

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

書不布

師古曰謂不出之於羣下

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

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

師古曰此言東平王求書

不得而游獲賜祕書明見寵異

游亦早卒有子白嗣顯名當世禪少

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

爲大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

師古曰盾讀曰九百官表云詹事之屬官也漢桂陽

云秩四百石主徵巡宮中

釋獨不敢答

師古曰言其慎

哀帝即位出釋爲

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釋兄弟同列

友善兄事游而弟畜釋

師古曰事游如兄遇釋如弟

游之卒也脩

總麻賻賜甚厚

師古曰送終者布帛曰賻車馬白賻賻音附賻音芳鳳反

平帝即位

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師古曰言欲以文教致太平使使

者分行風俗采頌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而釋無所上師古曰不稱符瑞及

頌琅邪太守公孫闓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

道屬馳至兩郡諷吏民師古曰遺言祥應而隱除災害而劾閑空造

不祥釋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

矣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師古曰

曰班婕妤有賢德故哀其家闓獨下獄誅釋懼上書陳恩謝罪願

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

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懼咎師古曰羅遭也初成帝性寬進

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師古曰論天子之過失

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師古曰肆極也故自

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

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師古曰詆也音子

唯公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

熏灼四方賞賜無量虎毒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尚

矣今之後起天所不與其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譏趙

李亦無間云師古曰雖谷永嘗有此言而意專在趙李耳自餘劉向之徒又皆不論班氏也問非也音居覓反

釋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

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交黨揚子雲以下

莫不造門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嗣雖脩儒學然貴老嚴之術

師古曰老老子也嚴莊周也桓生欲借其書師古曰桓譚嗣報曰若夫嚴子

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師古曰澹也澹音徒濫反音步各反又音僻

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師古曰奸栖遲於

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徒聖人之罔師古曰維讀與桂同聖人謂周孔也

不輒騎君之餌應劭曰輒音六畜師古曰輒古喚字也餌謂爵祿君所以制使其臣亦猶釣魚之設餌也

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師古曰肆故也故可貴也今吾

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師古曰韁如馬韁也音薑

伏周孔之軌躅鄭氏曰躅迹也三輔謂牛蹄處為躅師古曰躅音丈欲反馳顏閔之極

摯劉德曰摯至也既繫縲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

眩曜師古曰眩音用老子莊周之道何為但欲以名自眩曜耳眩音州縣之縣昔有學步於邯

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師古曰匍音扶音蒲北反恐似此類故不進師古曰言不與其書嗣之行

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張晏曰固不欲

言又諱舉其字耳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隗

臯據龍擁衆招輯英俊師古曰輯與集同而公孫述稱帝於

蜀漢天下雲擾師古曰言盜賊擾亂如雲而起大者連州郡小者據

縣邑師古曰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

世然後廼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師古曰抑語

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願先生論之對曰

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師古曰言諸侯

之國各別為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師古曰本根謂王室也枝葉謂諸侯故其末流

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

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

家師古曰假音工暇反借音子夜反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

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

師古曰言無據援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

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

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貨

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師古

曰大雅皇矣之詩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莫定也言大矣天之視下赫然其明監察衆國求人所定而授之今民皆謳吟

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師古曰鄉讀白鄉嗚曰先生言周

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

而謂漢家復興嗚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拊之

師古曰拊偏持其是也音居蟻反時民復知漢虜既感踵言又愍狂狡

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

堯之禪曰次且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師古曰事見論語皋于稷契咸佐唐虞師古曰契讀與禹同字本作契先濟

四海奕出載德師古曰載乘也言相因不絕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

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

師古曰言堯舜以文德和澤湯武以征伐代興名上應天合下順人心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

族之世著乎春秋師古曰謂士會歸晉其妻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

紹之始起沛澤則神以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

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

繫之業師古曰繫古累字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

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

功德不紀師古曰不紀起特起也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

屈音其切反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

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

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劉德曰神哭器爾也李

奇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

餓饉流隸飢寒道路隸賤也思有短褐之藝儋石之

畜師古曰藝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一以說云衣破壞之餘曰藝儋石解在崩通傳音丁也反畜讀曰畜所願不過

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處

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

雖遭罹阮會竊其權柄師古曰罹亦遭也音離勇如信布彊如

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身醢分裂師古曰質鑊也

伏於鑊上而斬之也鑊音竹林反又況之磨骨尚不及數子鄭氏曰磨骨音磨小也晉灼曰此骨而欲

偏磨之磨骨也師古曰鄭音是也公麻比皆微小之稱也公音一而欲

闇奸天位者虐師古曰奸音干是故駑馬蹇之乘不騁千里

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資棗枕之材不荷棟

梁之任師古曰棗即薄據所謂研也枕梁上短柱也資音節字亦或作節枕音之說反斗筭之子不

秉帝王之重師古曰斗筭言小器也解在公孫劉田傳音山交反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師古曰鼎卦九四爻辭也餗音速不勝其任也出秦之末豪桀

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

世貧賤師古曰而汝也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蜀人師古曰屬委也

音之欲反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

陳氏以寧主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

將興也是持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

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

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

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侯夫以匹婦之明師古曰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

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

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曰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而況大丈夫

之事慮其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

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淺矣師古曰分音扶間反蓋在高祖

其興也有五師古曰王命論高祖之德及漢書敘目所引事皆具其本者不煩更解以猶篇籍其有辭句隱互尋覽難知者則具釋焉此之說蓋無取也一曰帝堯之前裔二曰體貌

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

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

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鸞走師古曰鸞讀曰

鸞如鸞音之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指擲生

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主之情師古曰洛陽近沛高祖來

都關中故云

也斷音

高島皓之

名割肌膚之愛師古曰不立

舉韓信

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舉此高

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遇靈瑞符應又可略

聞矣初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師古曰在震電晦

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

武感物而折券員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

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師古曰厭始受命則白蛇

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

音一葉反

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

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

劉德曰厭營也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師古曰外不量

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

足之凶伏鈇鉞之誅師古曰鈇英雄誠知覺寤畏若

禍戒師古曰超然遠瞻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

絕信布之觀師古曰分音共問距逐鹿之聲說案鼎

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咲師古曰不可幾

謂不可庶幾而



望也一說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知隗躑

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師古曰墜古地字河西大將軍寧質融

嘉其美德訪問焉師古曰海事皆與謀舉茂材為徐令以病去

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如不令師古曰如往也不苟

得祿故所往之處不合其意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

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師古曰謂年二十也作幽通之賦以

致命遂志劉德曰致極也陳吉凶性命遂明已之志其辭曰系高項之玄胄

兮氏中葉之炳靈應劭曰系連也曹緒也言已高陽顓頊之連緒也顓頊北方水位故稱玄中葉謂今尹子

故曰炳靈繇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應劭曰凱朔北方也言先祖自楚遷北若蟬之蛻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蛻音統聽讀與揚同皇十紀而鴻漸考

有羽儀於上京應劭曰十紀漢十世也張晏曰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成帝時班况女為婕妤父子並

在京師為朝臣也晉灼曰皇漢皇也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遺愆巨行謠應

曰巨王莽字巨君也張晏曰虎遇王莽之敗憂思歌謠也師古曰滔漫也言不畏天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班固自言其父也遺愆也愆夏也

徒歌終保已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師古曰言其父遺終遺盛法而處仁者所居也論語稱孔子曰懿前烈之純淑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故引以為辭師古曰言其父遺終遺盛法而處仁者所居也論語稱孔子曰懿前烈之純淑

兮窮與達其必濟師古曰固自言其前人之餘業窮則次口孤獨善達能兼濟也齊合韻音子齊反

矇之眇眇兮將圯絕而罔階師古曰眇眇微細也圯毀也罔自言孤弱懼將毀絕先人之跡

無階路以自成豈余身之足殉兮悼世業之可懷師古曰殉營也悼字與憐同是也懷思也

是也懷思也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

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蘇林曰拾音負拾之拾應劭曰拾更也音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師古曰靖古

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蘇林曰拾音負拾之拾應劭曰拾更也音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師古曰靖古

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蘇林曰拾音負拾之拾應劭曰拾更也音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師古曰靖古

靜字也拾音其業友魂恍恍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

夢登山而迫眺兮觀幽人之髮髻張晏曰幽人神人也師古曰觀見也音迪

檻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隊師古曰檻執取也言入峻谷者當攀葛藟可

以免於顛墜猶處時俗者當據道義然後得用自立故設此喻託以

物所寤而仙思兮心蒙蒙猶未察孟康曰物

覺寤思念未知其吉凶也師古曰物音忽昕音欣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識以臆

也音五故反又音五各反懸懸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應劭曰

忽曰乘高而運神兮道遐通而不迷師古曰登山見神

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師古曰詩小雅小宛之篇曰

象兮又申之以烟戒師古曰詩告也烟明也盍享盍晉以

追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服虔曰盍何不也孟勉也晉進也

且俟張晏曰竹久也俟待也惟天墜之無躬兮魚鱣生民之

晦在晉灼曰魚鱣古鮮字也應劭曰晦無幾也師古曰墜古地

重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孟康曰世艱難多者者少

後拔兮豈羣黎之所御師古曰黎衆也言上聖之人猶遇紛

上聖籍而

難觀機能寤然後自技文王姜里孔

六二人又辭曰屯如雷如蹇卦六四爻辭曰往蹇來

連皆謂險難之時也音音竹延反連音力善反

難觀機能寤然後自技文王姜里孔

後拔兮豈羣黎之所御

子於匡是也至於衆庶豈能豫禦之哉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子

孟康曰御迎也昆兄也衛叔武迎兄成公成公今令前管寧弧欲驅射殺之師古曰御音五駕反衛叔解在五行志

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已師古曰謂管仲射相公中帶鉤桓公反國以為相也變化故

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師古曰詭違也雍造怨而先賞

兮丁繇惠而被戮師古曰雍雍齒也丁公也繇讀與由同臬取弔于道

吉兮王膺慶於所感應劭曰栗孝景姬也有子而以如見廢王宣帝王健仔也以無子為憂而

以謹教得毋元帝也師古曰道古依字也依亦所也畔回兇其若茲兮北叟願識其

倚伏師古曰畔亂貌也回兇轉旋之意也叟老人稱也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謂

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對曰此何謂不為福

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情素而折解人皆弔之對曰此何謂不為福

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

以彼之故父子相保老子德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故類

識其倚伏倚單治裏而外凋兮張脩裸而內逼應劭曰音於綺反

也靜居其所以理五內處深山為虎所食張張毅也外脩恭敬斯徒馬圍比皆與亢禮不勝其勞內熱而死師古曰裸表也單音善

音布也中蘇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師古曰吹古隼字也蘇古和字也隼

由也曰中和之道可以庶幾免於禍難而顏濁招路以從已

回早死冉耕惡疾為善之人又不得其報也濁招路以從已

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怡怡而不能兮卒隕身虜世

既鄧展曰怡怡亂貌也龍避也師古曰濁築濁也路子路也論語稱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子孔丘

之徒歟對曰然曰怡怡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言天下皆亂汝將用誰變易之乎避人之士謂孔子避世之士謂自謂也而子路安之卒不能避乃遇前

曠之亂身死敵也怡音士高反能音秩味反字本作排其音同游聖門而靡救兮覆覆醢其何補師古曰禮記云孔子

連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賦言子路游於聖人之門而孔子不能救之以免於難難為覆醢無所補益固行行

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

師古曰論語稱閔子侍側聞

曰若也其不得其死然又稱子路曰君子勇乎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賊言子路果行行之性其凶必也所以免為盜亂盜者賴聞道於孔子也行行剛強之貌也行音胡胡反

葉彙而靈茂

師古曰抵本也彙盛也靈善也言草木本根氣強則枝葉盛而善美人之先祖有大功德則胤緒

亦蕃昌也抵音丁計反茂合韻音莫口反

恐同蚘之青景兮慶未得其云已

師古曰慶發語辭讀與羌同已止也莊子云同兩問景曰景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五者有待而然吾所待

又有待而然賦言景之行止皆隨於形草木枝葉各稟根抵人之餘慶資於積善亦猶此也

辛兮辛彊大於南汜

應劭曰辛楚之先也醇美也高辛帝嘗

辛之時為火正有美光耀故其後嗣霸有楚國於南方也汜江水之別也音祀邵南之詩曰江有汜辛音弭

威於百儀兮姜本支虜三止

應劭曰羸秦姓也伯益之後也伯益為虞有儀鳥獸百物

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上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秩宗典天地人鬼之禮也

既仁得其信然

兮印天路而同軌

劉德曰入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法也師古曰仁得謂求仁而得仁印讀曰仰

虜而殲仁兮王合位虜三五

應劭曰東公紂也殲盡也王武王也欲合五位三所即國

語歲日月星辰之所在也師古曰公古鄰字也仁即三仁也國語稱汾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杓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頂之所建也我姬氏出自天龍又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為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五位三所用之五位謂歲日月辰星也三所謂逢公所憑

神周分野所在後稷所經緯也

戎女列而喪孝兮伯徂歸

於龍虎

孟康曰伯晉文公也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西

酷也孝謂太子申生也伯讀曰霸三言又霸也

諸侯也徂往也言以龍往出以獸歸八也

發還師以成性

兮重醉行而自耦

師古曰發武王名也性命也武王初觀兵於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

王曰爾未知天性還師二年約殺比干囚箕子武王乃伐克之於是成天命也重謂重耳晉文公名也耦合也文公初出奔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文公欲安之齊姜乃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後遂反國與時會也

震鱗祭于夏庭

古曰謂褒妙也解在五王志三正歷夏殷

而三正而滅周

應劭曰易震為龍鱗蟲之長也祭沫也師

周也祭音丑之巽羽化于宣宮

易巽為

短考負負冥默而不周

劉德曰負遠也周至也冥默玄深不可通至也

誦考迺窮宙而達幽

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輒謀也易曰人

須因卜筮然後謀鬼

神極古今通幽微也

媯巢姜於孺筮考日葵弄祀于望龜

應劭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孺少也陳完少時其父厲公使

敗於下夢考魯衛名論於銘謠

應劭曰周宣王物人夢殺

曹伯陽國人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亡曹而曹亡也孟康曰魯

文成之世童謠言稠父變幣宋父以驕後昭公名稠遂死於野

并定公名宋即位而矯衛靈公掘地得石搏其銘曰靈公遂以為謚妣聆呱而刻石考許相

理而鞠條其後必滅羊舌氏許負相周亞夫從理入口當餓死鞠

窮也條亞夫所封道混成而自然考術同原而分流

也師古曰鞠告也趨雖有流別本則同耳神先心以定命考命隨行以消

息師古曰言神明之道雖在人心之前故遭罹而羸縮

師古曰幹轉也言人之生各有遭遇不能

三靈同於一體考雖移易然不忒

孟康曰晉大夫亦書

以其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  
棠况其子乎蒙鷹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蒙鷹之惡實彰  
將於是乎在其後至襄公二十一年終為范宣子所逐而出  
奔楚自楚適齊二十二年自齊入于晉晉人遂滅欒氏也 洞參

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師古曰衆兆兆庶也周賈湯盪而貢

憤兮齊死生與既福孟康曰莊周賈誼也貢惑也憤亂也抗

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息服孟康曰莊周不欲為犧牛賈誼惡息服鳥也師古

曰抗舉也爽美也謂二人雖舉言齊所貴聖人之至論兮

順天性而斷誼師古曰斷誼謂以誼斷之斷音丁喚反物有欲而不居兮

亦有惡而不避師古曰言富貴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則君子不居死亡人之所惡處得其節則君子不避也

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輔德而無累師古曰孔其也輔輕也言守其甚約執心不貳

舉德至輕無所累惑斯為可矣詩大雅柔民之篇 三仁殊而一

致兮夷惠舛而齊聲師古曰三仁紂賢臣也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自殷有三仁焉夷伯夷也

柳下惠也論語又稱逸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賦言

徵子箕子比干所行各異而並稱仁伯夷不義武王伐殷至于不食周粟

而死柳下惠三黜不去戀父母之邦志執事舛俱有合名 木復息且蕃魏兮申重爾目存

荆師古曰木段干木也客居魏魏文侯敬而禮之過其間未嘗不軌也秦欲伐魏或諫曰魏君賢者是禮國人稱仁未可圖

也秦遂止兵申謂申包胥荆即楚也滿足下傷起如滿也楚昭王

時吳師入郢昭王出奔申包胥如秦乞師踰越險阻曾繭重厝立於

秦庭號哭七日秦哀公出師救楚而敗吳師昭王及國將賞紀楚

包胥包胥辭曰吾所以重秦為君耳非為身也逃不受賞紀楚

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營師古曰紀紀信也脫漢王難而為項羽所燒皓四皓也處商

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 侯出木之區別兮苟能實而必榮

必自養其志無所營也

要沒世而不朽兮迺先民之所程應劭曰侯維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

必有榮名也師古曰侯發語辭也爾雅曰伊惟侯也程正也言人之操

行所尚不同立德立言期於不朽亦猶蘭蕙松栝各有本性馨烈

不三千

前漢書卷二十一

材幹並擅真芳此乃古昔賢人以為正道也論語稱觀天罔之  
子夏曰君子之道鮮諸草木區以別矣故賦引之

紘獲復方實業謀而相順應劭曰裴輔也謀誠也相助也師

大雅蕩之篇曰天生蒸人其命匪諶易上繫辭曰天之所助者順  
也賦言天道惟誠是輔唯順是助故引以為辭也裴諱與匪同諶

音上林反謨先聖之大繇兮亦必惠而助信劉德曰必近也師

道也苦鄰字詩小雅巧言之篇曰秩秩大繇聖人謨之論語稱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易上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也賦言若能  
謀聖人之大道有德者必為同心所依

履信者必獲他人之助漢音臺又音莫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志

味於千載師古曰韶舜樂名也虞書舜典曰箫韶九成鳳皇

孔子去舜千歲也來儀論語云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賦言

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賈祚于異代應劭曰底

作春秋素王之文有視明礼脩之信而致麟漢致也孔子

封其後為褒成及紹嘉如係殷後為二代之客精通靈而感

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游睇而後號兮李虎發而

若開師古曰養養食由基也楚之善射者游睇流眇也楚王使由

也夜遇石以為猛獸基射後操弓而躬之後抱木而號知其必見中也李李廣

而射之中矢沒羽也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

信師古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湛躬於道真師古曰

湛讀曰耽躬親也射者微技猶能精誠感矧况也

於後石况立身種德親耽大道而不倦者乎登孔顛而上

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應劭曰顛大顛也孔子也羣龍喻

備矣孟康曰孔甚也顛大也聖人作經賢者緯之也朝貞觀

師古曰應說孔顛是也孟說經緯是也顛音胡老反朝貞觀

而夕化兮猶誼已而遺形應劭曰真正也觀見也誼忘也

日言朝觀大道而夕死可也師古曰形已尚若胤彭而借老兮

可遺志况外物者哉誼音詩元反音許遠反若胤彭而借老兮

訴來哲以通情師古曰彭彭祖也老老聃也言有繼續彭祖

也亂曰天造中昧立性命兮應劭曰天道始造萬物草創

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

師古曰易屯卦彖辭曰復心弘道惟賢聖考應劭曰易曰天造草昧故賦引之

之心乎論語曰人能弘道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復其具天地

音胡保身遺名民之表考舍生取誼亦道用考師古曰渾元天地

痛考晉灼曰忝沒也言死莫痛於是也師古曰比說非也忝辱

吳爾太素曷渝色考服虔曰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為浩

尚粵其幾淪神域考應劭曰尚上也粵於也易曰知幾其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為神乎淪入也師古曰尚庶幾也願也

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爾大素何有變渝者哉師古曰測音踰

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

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

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如淳曰唯故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

而獨章是以聖哲之治棲棲皇皇師古曰不孔席不煖

墨突不黔師古曰孔孔子墨墨翟也突窟突由此言之

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

德舍者守劉德曰取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師古曰

冠也師古曰湛讀曰沈英華謂名譽也浮英華湛道德言外則有美名善譽言內則履道崇

也德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轡被也易曰大人虎變其

轡規也言目厭見其文久矣師古曰卒不能據首尾奮

尋其下句孟說是也轡音莫限反

卒不能據首尾奮



翼鱗振技跨塗跨騰風雲

師古曰擴申也夸停水也塗泥也以龍為喻也跨音一故

反又音鳥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

師古曰嚮讀曰嚮見景則駭聞嚮則震合

韻音之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

師古曰紆屈也衡門橫一木於門上

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據意亭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

內潛神默記恒以年歲

如淳曰恒音巨音之巨師古曰宇宙之外言宏廣也豪芒之內喻

纖微也恒音工贈反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

師古曰當已謂及己身尚在猶言當年雖馳辯如濤波

擄藻如春華

師古曰擄布也藻文辭也猶無益於殿最

反見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

有美謚不亦優虛主人道爾而咲曰

師古曰道古倣字也倣咲貌也

若實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蒸閣道德之實守突

奧之燄燭未叩天庭而覩自也

應邵曰爾雅東南隅謂之奧師古曰突與室中之二隅也燄燭燄燄小光之燭也叩讀曰仰突音鳥了反其字從亢天聲也

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騫於是七雄

虓鬪分裂諸夏

虎爭游說之後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

應邵曰七雄秦及六國也師古曰虓音呼交反鬪音呼敢反龍戰而

森飛景附煜燿言其閒者蓋不可勝載

師古曰森疾風也煜燿言光貌也

煜音于及反燿音音當此之時擄朽摩鈍鈔刀皆能奮斷

師古曰擄按也音女角反斷音丁煥反

是故魯連飛矢而蹶千金虞卿以

顧眄而捐相印也

應邵曰魯連齊人也齊國燕將休於卿城魯連係白書於矢射與之為陳利

害無將得之泣而自殺切親新垣衍使不尊秦為帝秦時國邯鄲為却五十里趙遂以安趙王以千金為魯連壽不受魏齊為秦所暗迫急走趙趙相虞卿與齊有故然遂其窮於是解相印間行與奔魏公子無忌也李奇曰蹶也距也師古曰夫歌發投曲感耳之聲金之律度

淫韠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韠不正之音也師古曰秋發

而啾啾小聲而發也投曲趨合屈曲也感耳動應衆庶之耳也然而不合律度君子所不聽也淫韠非正之聲也不謂韠之鳴也啾音

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師古曰雖偶當時之會及至從人合之

衡人散之師古曰從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師古曰漂音子庸反

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師古曰應

曰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也師古曰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鼎沸之執

師古曰願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師古曰微要也

時也微音工堯反微字或作激微也朝為榮華文而焦瘁師古曰焦音

同福不盈眦既溢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間視凶人且

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師古曰且功不可以虛成

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徵君呂行詐以賈國師古曰

曰賈市賈也音古說難既西其身廼囚秦貨既貴厥宗亦

隊應劭曰酉音酉寡之西西雄也說難韓非書篇名也呂不韋效千金於秦立子楚為王封十萬戶侯以陰事

自殺也師古曰呂不韋初見子楚在趙而云此奇貨可居是故

故班氏謂子楚為秦貨耳安說效千金乎應說失之矣

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張晏曰孔子云

於我如浮雲子孟軻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而無害彼豈樂為

則塞乎天地之間也師古曰浩然純壹之氣也

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師古曰迂遠也音子方今天漢酒掃羣

穢夷險堯荒師古曰酒所掃也音子廓帝結恢皇綱基隆於

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

函之如海養之如春師古曰函谷也讀與會同是以六合之內莫

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師古曰原水泉之本也流者其未流也稟仰太和

枝附葉著師古曰仰讀曰仰著音直略反譬猶少木之殖山林鳥魚

之毓川澤師古曰殖生也長也毓與育同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

師古曰零與零同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師古曰墜與零同

古地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師古曰覲見也

百徒歷反欲從旄敷而度高虛泰山懷沈濫而測深

虛重淵亦未至也應劭曰爾雅前高曰麓丘如覆敷者敷立側出曰沈泉正出曰濫泉師古曰敷

音丁回反度音徒各反沈音動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裴周之凶人既

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位可述

於後者默而已虛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各繇謨

虞箕子訪周師古曰訪亦謀三言通帝王謀公聖神殷說夢

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師古曰說傅說也解已在前望謂大公公望即呂尚也鈞

於渭水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得非龍非螭非豹非熊乃帝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陽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

齊宓毋激聲耳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鄭氏曰五達曰衢晉灼曰沂崖也下邳水之崖也師古曰

齊宓毋毋戚也聲激謂叩角所歌也沂音牛片反皆踐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師古曰信合韻音新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

窮之數也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鄭氏曰優繇不仕也師古曰繇

同董生下惟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

賈思法言大玄師古曰覃大也深也皆及昔君之門闈究先聖

之壹壺奧應劭曰宮中門謂之闈宮中巷謂之壺師古曰壹音苦本反婆娑虐術執

之場休息虐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

虐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師古曰亞次也與讀曰與若迺夷

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師古曰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辱仕謂為士師三黜也

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師古曰謂作春秋止於獲麟也符合韻音守

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間之壹陰壹陽天墜之方師古曰墜古地字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

有異聖語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

已味道之腴師古曰共讀曰恭腴肥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師古曰舍廢也

諸之也言修志委命則明神聽之祐以福祿自然有名永不廢也

荆石師古曰蘇古和字也隨侯之珠藏於蚌蛤虐師古曰蚌

字也音平項反蛤音工合反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合皇耀吐英精

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龜媒之師古曰

風雲超忽荒而踳黷蒼蒼也師古曰踳以足撐持也黷顯

而後貴者蘇隨之珍也音閣而冬章者君子之真

色蒼蒼者故曰倉天踳音戰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

五百廿四

也師古曰時聞若過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

豪分師古曰牙怕牙也曠師曠也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

權巧於斧斤師古曰逢蒙古善射者也班輸即魯公輸班也

古樂府云誰能為此器公輸與良樂軼能於相馭鳥獲

抗力於千鈞師古曰良王良也樂伯樂也軼與逸也

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孟康曰研古之善計也桑

鵠扁鵲也研計研也一號僕亦不在廁技於彼列故密

爾自娛於斯文師古曰密

漢書敘傳第七十上

敘傳第七十下

班固

漢書一百

祕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

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

王師古曰德為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

章也師古曰此篇論語載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

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師古曰謂武帝時編於

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巨後闕而不錄故

探纂前記綴輯所聞師古曰纂與撰以述漢書起元

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

其行事旁貫玉經上下洽通師古曰因所撰諸表序友為志經典之義在於是也

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孝者不詳此文乃云漢書

一名春秋考其叙曰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叙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是意此亦依放史記之叙目耳又遷則

云為其事作其本紀其列傳班固諱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孝者不晚此為漢書叙目見有述

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為漢書是述失之遠矣皇矣漢祖纂

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師古曰

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王陳涉初起後又被滅也爰發發迹

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延舉粵蹈秦郊嬰來稽

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師古曰

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及也換易也不用義帝要換易與高祖漢中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畔

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劉德曰宅居也西方

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乘豐而運

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師古曰保安也懷人懷德之人也服肱

蕭曹社稷是經瓜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

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

天顯呂宗以敗劉德曰罔無也顧念也顯明也言呂氏無念天之明道者徒念王諸呂以至於敗亡矣

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

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自辛不收孥張晏曰除民田租之

統是不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師古曰墓合韻言誤我德如風民應

如中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中也故引以為辭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師古曰述文紀第四 孝景池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

把族言肱之惡壞其族類吳楚七國亦然 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矣務

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晉灼曰甲令即景紀令甲也 述景紀

第五 世宗擘擘思弘祖業師古曰擘擘益貌也 疇咨熙載髦

俊竝作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熙興也載事也謀於 厥作伊何

百蠻是攘師古曰攘欲也 我疆宇外博四荒師古曰博廣也博大也 武功

既抗亦迪斯文劉德曰迪進也 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

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張晏曰改正謂從建寅之月也

述武紀第六 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壽張實

歡實聰如淳曰壽音軌應 阜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

紀第七 中宗明明夤用刑名鄧展曰時舉傳內聽

斷惟精李奇曰時是也於是時也異用賢者師古曰傳讀曰敷 虎

柔遠能邇輝耀威靈師古曰虞書舜典曰柔遠能迓柔安也

龍荒幕朔莫不來庭孟康曰謂白龍堆荒服沙漠也師古曰

方丕顯祖烈尚於有成師古曰丕大也烈業也 述宣紀第八

孝元翼翼翼高明柔克師古曰翼翼敬也尚書洪範云高明

乃能成德也叙言元 賓禮故老優絲亮直師古曰故老謂貢

謂寬容也亮直謂朱 外割禁園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

陵不邑張晏曰不徙也 闡尹之咥穢我明德如淳曰任弘恭石顯

師古曰謂官人為闡者言其精氣奄闡不 述元紀第九 孝成

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壹闡恣趙朝

政在王師古曰趙謂趙皇后及昭儀也王謂外家王鳳王音等炎炎燎火示允不陽

彬克搯威神師古曰彬彬文質備也言哀帝恣孝成之時權在臣下故自搯持其威神也搯執取也其字從手

彫落洪支底劉日壯臣服虔曰彫落洪支廢退王氏也底致也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

鼎折足其形渥凶謂誅朱博王嘉之屬也晉灼曰劉刑也師古曰劉者厚刑謂重誅也音挫服言屋下失其義也姁姁董

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撓實凶應劭曰以董賢為三公乃欲共成天功也

易大過卦棟撓凶言以小材而為棟梁不堪其任至於折撓而凶也師古曰姁姁變美貌亮助也尚書舜典曰黃亮天功故引之也撓曲

也音女述哀紀第十二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

伊喪我四海師古曰造成也遭家業不成周頌曰閔予小子遭

志也述平紀第十二 漢初受命諸侯竝政制自項

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勳

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竝尊述諸侯王表第二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師古曰茂合韻音莫

反述王子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剖符拜世弘

業爵土迺昭師古曰贊功佐命之功也亦大也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

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

紹土師古曰言景武之時以軍功故封侯者多述景武昭

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立德不報爰存二代應

曰二代二王後也師古曰二代謂殷周也言德澤深遠故至漢朝其子孫又受茅土以奉祭祀宰相外戚昭躋

宰相外戚昭躋

宰相外戚昭躋



見戒張晏曰選是也明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漢迪

于秦有革有因劉德曰捕舉僚職並列其人晉灼曰

捕之捕師古曰捕音才戶反謂大略也述百官公卿表第七篇章傳舉通

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叙述古今人表第八元元

本本數始於一張晏曰數之元本產氣黃鍾造計秒忽

劉德曰秒禾芒也忽蜘蛛網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曰

者也師古曰秒音也其字從禾古曰解在禮樂志度量權衡歷算道出師古曰道古也

失學微六家分乖劉德曰壹彼壹此庶研

其幾述律歷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雷豐舊作劉德曰

下乾上履坤下震上豫履禮也豫樂也取易象制禮作樂先王

觀象爰制禮樂歟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酒

酒紛紛師古曰言上風既流下人則化也酒略存大綱以統舊

文述禮樂志第二 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

作是則是效劉德曰震下離上噬嗑利用獄雷電取象天威師

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師古曰不

用刑之理也周書吳孫狙詐申商酷烈師古曰狙漢章九

法太宗改作張晏曰改輕重之差世有定藉述刑法

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

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

龜貝至此五銖揚榷古今監世盈虛師古曰揚舉也榷

引也揚榷者舉而

引之陳其趣也推音居李反述食貨志第四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

帝裡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子未淫

祀營信巫史鄧展曰營惑也大夫臚代侯伯僭時鄭氏曰臚代

而起師古曰謂方士言神仙之術也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

五 炫炫上天懸象著明師古曰炫炫光耀之貌音胡時反懸古懸字日月周

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張晏曰星辰有宮室百官各應其象以見各微

也降應王政景以燭形張晏曰王政夫於此星辰變於彼猶景之象形三季之後

厥事放紛師古曰三季三代之末也放失也紛亂也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

文志第六 河圖命有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

道叙李奇曰河圖即八卦也洛書即洪範九疇也師古曰庖庖犧也道古攸字世代寔寶光演文

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三事之表述五

行志第七 坤作隲執高下九則張晏曰易曰地執坤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

中下九等也師古曰墜古地字易象曰地執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高下謂地形也一曰地之肥瘠也

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師古曰燮和也疆理謂立封疆而統理之三代損

益降及秦漢革刻五等制立郡縣晉灼曰刻音刻削之刻師古曰音初限反

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

百川是導師古曰四載解在瀟湘志唯河為難災及後代商竭周

移秦決南涯服虔曰河竭而商亡移亦河後徙也如得曰秦始皇本紀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為瀟入淮泗自茲

距漢北亡八支服虔曰本有九河今塞餘有一也文陞東野武作瓠歌

服虔曰陞音因文帝塞河於酸棗也張晏曰河決瓠子武帝親臨悼功不成而作歌

成有平年後遂滂劉德曰成帝治河已平改元曰河平元年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

第九 處義畫卦書契後作師古曰處讀與伏同虞夏商周

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師古曰纂與撰同彖系大易

因史立法師古曰謂修春秋定帝王之文六學既登遭世罔弘師古曰罔無也無能

弘大正道也羣言紛亂諸子相騰師古曰騰騰馳也秦人是滅漢修其

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應劭曰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雜農凡九家爰著目錄

略序洪烈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述藝文志第十 上嫚下暴

惟盜是伐師古曰易上繫辭云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嫚下暴盜思伐之矣引此言者謂秦胡亥之時

勝廣燹起梁籍扇烈師古曰飛火曰燹扇熾也烈猛也言廣勝初起而項羽益盛也燹音心淫反

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毀

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張陳之交游如

父子攜手遂秦拊翼俱起應劭曰遂逃也師古曰遂古避字也拊翼以雞為喻言而將自則

鼓擊其翼而鳴也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師古曰言反相吞噬也耳諫耳公

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 三枿之起本根既

朽劉德曰詩云包有三枿爾雅曰烈枿餘也謂木所斲而復枿生也喻魏於韓皆滅而復起若髮木更生也師古曰枿音五葛反枯楊

生華易惟其舊應劭曰易云枯楊生華暫見多意也曷惟其舊言不能久也師古曰枯楊生華太過封九五爻辭也舊

合韻音曰橫雖雄材伏于海隅沐浴尸鄉北面秦首旅人

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人從死言今橫不要而有從者故曰過之述魏豹

田儋韓信傳第三 信惟鐵練布實戰徒越亦狗

盜芮尹江湖張晏曰吳芮為番陽令在江湖之間尹主也雲起龍襄化為侯

王師古曰襄舉也割有齊楚跨制淮梁張晏曰韓信前王齊楚楚襄布王淮南彭越王梁也

縮自同閑鎮我北疆應劭曰閑音行盧縮與高祖同里楚名里門為閑師古曰左氏傳云高其閑

閑音通語耳非專楚也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吳克忠信胤嗣廼

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賈履從拔為鎮淮楚

張晏曰劉賈賈晚乃從軍也晉灼曰履無幾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履古以為勤字言賈從軍有勤勞也澤王琅邪權

激諸呂渾之受吳疆去踰矩師古曰矩法制也雖戒東南終

用齊斧張晏曰齊斧越斧也以整齊天下也晉灼曰雖戒勿反而反竟用此斧於吳也師古曰易云喪其齊斧故引以為辭

迷荆燕吳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天仲氏王

代游宅于楚師古曰詩衛風云伯兮揚兮郁風又曰仲氏任只此序方論高祖兄伯及仲故引二句為之辭也

戊實淫孽平陸廼紹師古曰楚王戊為薄太后服殺別立海

續元王之後也其在于京弈世宗正師古曰正合韻音征劬勞王室用侯

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師古曰謂劉德劉向劉歆俱有名聞述楚元王

傳第六 季氏之詆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

栗張晏曰申意於上將上將樊噲也欲以千萬家橫行匈奴繅公哭

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

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李奇曰魯人愛田叔死送之以金齊賈繅布為生立社述季

布繅布田叔傳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

不辜淮屬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青

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土祀

大三百五十一

城陽濟北後承我國張晏曰濟北王處吳楚反後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維悼惠王後唯有城陽菑川

武帝乃割臨菑還悼惠王冢以與菑川令奉祀也師古曰適讀曰嫡趙武毅

述高五王傳第八符與元勳包漢舉信

音糾曰包取也師古曰包漢謂勸高祖且王漢中也舉信舉韓信也信合韻音新鎮守關中足食成軍

營都立宮定制脩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師古曰革改也言曹

參為相守靜無為一遵蕭何約束不交改也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

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蜀侯龍秦作漢

腹心劉德曰龍秦推始皇於博浪沙中圖折武關解院滿門師古曰圖折

公入武關說令為疑兵又陷秦將以利勸因其怠懈擊之類也推齊銷印歐致越信師古

與驅同越彭越也信亦韓信也謂於垓下圍項羽時也信合韻音新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

公擾攘歸漢延安師古曰攘音人義反斃范亡項走狄為韓師古

曰走狄謂解平城之圍也禽韓為游雲夢也六哥既設我罔艱難師古曰罔無也安國

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

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舞陽鼓刀勝公殿

騶師古曰鼓刀謂屠狗也穎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

天衢師古曰乘登也述樊鄴滕灌傳斬周傳第十一北平志

古司秦柱下師古曰志記也謂多記古事也司主也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

平質直犯上干色師古曰周昌先封建成侯蓋謂此也平字當為成傳寫誤耳廣阿之塵

食厥舊德張晏曰任教也吏遇呂后不謹教擊傷主吏也師古曰廣亦勤字也易卦六三爻辭曰食舊德食猶養也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師古曰易蹇卦

大一百五十五

六文解曰：此言申屠嘉召賈誼通請誅朝錯皆不為己身實有寒暑之節也。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龍襲陳留進收。

教倉塞隘杜津王基以張師古曰杜亦塞也謂說金塞白馬津。賈作行人。

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李奇曰作新語也師古曰論語稱顏回喟然歎曰夫子

傳我以文謂以文章開博我也此言陸賈敬繇役夫遷京定都

嘗之越也從音于容反風讀曰諷。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

與時抑揚統介免胄禮義是創師古曰統告也小甲也創始造之也創合韻初良反

或慙或謀觀國之光師古曰詩小雅小旻之篇曰或折或謀言有智者有謀者易觀卦六四爻辭曰觀

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師古曰本傳作朱劉終書具賜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

以荒政行稱亂窘甚薦亡師古曰窘仍也薦讀曰荐荐再也長遷死雍其子安又自殺也

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蒯通壹說三雄是敗

覆酈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廼成患害師古曰言五被初不從五

元躬罔極交亂弘大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云讒言罔極交亂

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萬石温

温幼寤聖君鄧展曰爾雅寤逢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萬石幼而恭謹感寤高祖以見識技也爾雅云暹遇也非謂

宜爾子孫夫夫伸伸師古曰詩周南螽斯之篇曰宜爾子孫振

慶社于

齊不言動民鄧展曰慶為齊相齊為立社也衛直周張淑慎其身師古

述萬石衛直周張傳第

其身淑善也引此詩言以笑四人也

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

師古曰代孝王參及梁孝王武梁懷王揖懷折亡

嗣孝乃尊光

師古曰折謂夭也孝亦謂梁孝王也

內為母弟外扞吳楚怙

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露半既告妖

師古曰露猶也音莫候

反解在五行志

帝庸親親厥國五分

師古曰庸用也用親親之道故分梁為五國立孝王男刁五

人為王太子買為梁王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

德不堪寵四支不

傳

晉灼曰子父母之四支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孝王支子四人封為王者皆絕於身不傳胤嗣唯梁恭肅買有後耳其事具在本傳

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

師古曰矯矯高舉之貌也合韻

驕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

藩屏以強守圉

師古曰圍台韻音御

吳楚合從賴誼之慮

師古曰勸

文帝大對梁淮陽梁卒距吳楚不得令西也從音子庸友

述賈誼傳第六 子絲慷

慨激辭納說

師古曰爰蓋字絲此加子

搢紳正席顯陳成

師古曰搢執取也其

錯之瑣材智小謀大

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德薄

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既如發機先寇受害師古曰發機言其速也吳楚未敗之前錯已誅死

述爰盎朝錯傳第九 釋之典刑國

釋之典刑國

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

張晏曰矯辭以免魏尚也師古曰張說非也矯正也正言

其長孺劉直義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

師古曰淮南王謀反憚黜

正直武帝不冠不見黜故云下折淮南上正元服也元首也故謂冠為元服

莊之推賢於茲為

德述張馮汲鄭傳第十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

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榮辱如辭也

自下摩上惟德之隅

師古曰詩大雅抑之篇曰

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言有廉隅也此叙言賈山直詞賴依刺上亦為方正也一曰隅謂得道德之一隅也

忠正君子采諸師古曰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魏其

翩翩好節莫聲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寤

相挺既敗用成師古曰挺謂柔也音式延反安得壯趾王恢兵首孟康曰易

壯于死此為不宜征行而有凶也師古曰壯手趾大壯初

九爻辭也壯傷也趾是也直謂彼若天命此近人咎師古曰彼

墮車蹇耳不言不宜征行也韓安國也此王恢也壯述實田灌韓傳第三十一 景平

三王承文之慶師古曰言景帝庸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魯

茶館室江都諛輕師古曰諛謂輕狡也音初教反趙敬險詖中山淫營師古曰詖

曰詖辯也一曰倭也營醜酒也音詠合韻音榮長沙寂漠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

山驕盈如淳曰亮信也聞淮南謀反作戰具守四國絕祀河

間賢明李奇曰賈哀王閔臨江閔王榮膠禮樂是修為漢

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

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隣師古曰北隣謂匈奴也躬戰七十遂死

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師古曰忝

也蘇武信節不詘王命師古曰信讀曰申述李廣蘇建傳第

二十四 長平相相上將之元師古曰相相武薄伐儉允

恢我朔邊師古曰恢廣也戎車七征衝朝閉閉師古曰朝音彭

合圍單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森勇紛紜師古曰如

盛也長驅六舉電擊雷震師古曰六擊九六出擊也飲

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視大河列郡相連張晏曰置郡述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師古

曰尔雅云抑抑密也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謙言訪對為世純儒師古曰謙言也訪對謂對所訪也謙音黨述董

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

託風終始師古曰寓寄也風讀曰諷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

宗賦頌之首師古曰詩文采盛也音繼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師古曰斤斤明察也路升也金門金馬門也既登爵位祿

賜頗賢師古曰廉養也謂引招賢人而養之布衾踈食用儉飭身師古曰飭整也讀與

同上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迺爵迺試兒生疊東髮修學師古曰疊疊勅也借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

弘上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遂達用事任

媚茲一人日旰忘食師古曰詩大雅下武之篇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一人天子也媚愛也此

叙言張湯見愛於武帝既成寵祿亦羅咎慝安世温良塞淵其子孫

德師古曰詩都風燕燕之篇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淵深也塞實也謂其德既實且深也此叙言子孫亦有之

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視上

淺深師古曰言觀天子之意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

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師古曰倫類也言異其本類述杜周傳第三

十 傅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胡社李奇曰

胡社之以其血塗社也師古曰致死封侯李廣利求生而死也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烏呼史

遷董督以刑

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董董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詩近是矣詩小雅兩無正之篇曰若

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編也言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董董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叙言史遷囚坐李陵橫得罪也幽而發憤延思延精錯綜群言古今是經

勒成一家大略孔明

師古曰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孝武太子昭齊亡嗣

如淳曰昭帝及齊王無嗣也師古曰嗣合韻音祚

燕刺謀逆

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矣國不幸宣承天序

師古曰序合韻音反

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六世眈眈其欲

洩洩

師古曰六者謂武帝也易頤卦六四爻辭曰虎視眈眈其欲洩洩眈眈威視之貌也洩洩欲利之貌也眈音丁含反洩音

滌今易洩字作逐

文武方作是庸四克

晉灼曰方並也師古曰言並任文武之臣是用克開四方也

助

偃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

師古曰淮南謂淮南王安諫武帝不

宜與兵討越也

述嚴朱君美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東方

贍辭談諧倡優

師古曰談音恢譏死扞偃正諫舉郵師古曰郵與尤

同尤懷肉汗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葛

繹內寵屈廢王子

師古曰公孫賀妻衛皇后姊故云內寵也

千秋時發宜春舊

仕張晏曰千秋訟衛太子冤發言敝義依霍庶幾云已

如淳曰若此人

等無益於治可為庶幾而已弘惟政事萬年容已咸睡厥

誨欺為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王孫羸葬建越斬將雲廷許禹福逾刺鳳

師古曰逾速也是謂

狂狷敬近其衷

師古曰衷中也論語稱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操近於中行也衷音竹仲反

述揚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傳陸堂

堂受遺武皇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堂堂乎張也蓋美于張儀形盛也故引之

擁赫孝昭

末命導揚

劉德曰武帝臨終之命也光能導達顯揚也

遭家不造立帝廢王

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

謂覆蔽之

逆至子而三

師古曰陰謂覆蔽之

稭侯狄孳虔恭忠信

師古曰肉奴休屠王

之子故曰狄孳稭音如信合韻音新

奕世載德馳于子孫

師古曰馳延也音弋致反

述霍光

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晡

晡立功立論

師古曰晡音白髮貌也音浦河反

以不濟可上諭其信

師古

曰春秋左氏傳晏子對齊景公曰君所謂可而有不焉臣獻其不以成其可此叙言宣帝令擊西羌充國不從固上屯田之策也

賢父子虎臣之後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鄧支陳湯

誕節救在三愆

鄭氏曰三愆謂刈向谷求取育也曰訟救也師古曰誕節言其放縱不拘也

會宗

勤事疆外之桀述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不

疑膚敏應變當理

劉德曰膚美也敏疾也言於闐下卒變定方遂詐非術太子也師古曰詩太雅文王

之篇曰殷士膚敏謂微子也故引以為辭

辭霍不婚遂道致仕

師古曰道讀與巡同

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

口恥

晉灼曰當宣帝時始仕至元帝時以歲惡民流便乞骸骨去此為知恥知恥師古曰此說非也當為平當也宣彭宣也言廣德平當宣

宣三人不苟於祿位並為知恥也本傳贊曰薛廣德保懸車之榮平治甲遠巡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四皓邀秦古之逸民不

營不校嚴平鄭真

應劭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榮以祿又曰確乎不可拔也

吉困于賀涅而不緇禹既黃髮以德來仕

師古曰論語

曰不自乎沮而不滯星汗泥也可以染早經黑色也言夫性素白者雖處汗泥之中其色不變也緇合韻音側佳反

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邀之好應劭曰易曰好遯君子吉言遭暴亂世好以和順

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扶陽濟濟聞其害也

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師古曰仍類也漢之宗廟叔孫是謨

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如淳曰造送毀之義也師古曰謨謀也合韻音慕國之誕章

博載其路師古曰諫大也謂憲章之大者故廣載之述韋賢傳第四十三高

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師古曰毗師法也師古曰

尚書洪範云惟辟作威言威權者唯人君得作之耳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尹氏太師惟周之臣東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言大臣之職輔佐天子者也此叙言魏相欲崇君道而黜私權故引書詩以為言也

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占往知

來幽贊神明

師古曰易上繫辭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言

於神明而生善言欲深致神明之道助以成教故為著卜也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師古曰辭也言人能弘道非其人則不能傳學微術昧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眾

近世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殆危也謂有疑則闕之也此叙言術士不闕殆始故遺淺為尤悔深作敦害師古曰尤過也敦厚也述睦兩夏侯

京冀李傳第四十五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

劫既和且平矜能許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

厥聲張晏曰受任為右扶風卒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師古曰平讀昌

便辨也贊助也以文雅助治術也一說贊進也以文雅自進也尊實趙趙邦家之彥師古曰趙趙姓

章死非臯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

音糾

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饒系好剛輔亦慕直

師古曰繁是也音鳥奚反皆陷狂狷不與不式師古曰典經也式法也宗執言責

隆持官守如淳曰崇為尚書僕射是言責之官也哀帝及傳太后欲封從弟商崇諫不聽也晉灼曰隆諫武庫兵不宜以給董賢家此為持官守也寶曲定陵竝有立志鄧展曰孫寶曲撓定陵侯

侍中王林卿如是立志也述蓋諸葛劉鄭母將孫何傳第四十七師古

傳母將隆在孫寶下今此蘇林曰與長情慎慎觀霍不舉慎行步安

叙云母將孫何是叙誤也遇宣廼拔傳元作輔不圖不

慮見蹟石許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云旻天疾威不慮不圖也

望之思謀不詳卒為石蹟及許史所顛躓也蹟音支義反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子明

光光發迹西疆列於御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

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師古曰敏疾也合韻音美舅氏遠送

幾陷大理師古曰遠送口柔觀人類色而為辭佞者也言淮陽憲

幾音鉅依反楚孝惡疾東平失軌師古曰惡疾謂首病也執法則也中山山短

母歸我里張晏曰戎氏女歸戎氏之里也元之二王孫後大宗孟康曰謂哀平帝

昭而不穆大命更登鄧展曰昭而不穆有父無子張晏曰大命帝位也師古曰更音工衛反述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樂安腹腹古之文學師古曰

貌也音弋叙反學合韻音下叙反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言師尹之任位尊職重下所瞻望而乃為不善乎深責之也此叙言臣衡失德不終相位故引以為辭耳二司者司隸校尉王尊劾

奏衛追奏石頭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臣司隸校尉王駿劾奏衛專地盜土也司合韻音先寺反安昌貨殖朱雲

作媿晉灼曰媿醜也師古曰朱雲延言欲斬張博山悖慎受奉之禹是為醜惡之媿音歌合韻音立更反博山悖慎受奉之

疾師古曰疾病也孔光後更曲意從莽之欲以病其德行也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樂昌

篤實不撓不訕謂見病害甚衆也此叙言王商深為王鳳所排陷也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既

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師古曰言傳喜不阿附傳太后

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師古曰鮮少也

博之翰音鼓妖先作劉德曰易曰翰音登于天貞山上九處非其位元極故何可長也位在上高故

宋博傳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

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為鯨

鯨師古曰半步曰述程方進傳第五十四 統微政缺災

音先 青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傳略窺占術述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卹丁傳莽賢武嘉

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

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

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算玄師古曰輟止也算與撰同言上不復作賦草創

以章厥身師古曰章明也述楊雄傳第五十七 獷獷立秦滅

我聖文師古曰獷獷秦惡之貌言無親也獷音擴又九亦反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

宗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師古曰散謂分派也述儒

法言及撰 太玄經也 甚酌六經故易象論師古曰故音甫潛于篇籍

法言及撰 太玄經也 甚酌六經故易象論師古曰故音甫潛于篇籍

法言及撰 太玄經也 甚酌六經故易象論師古曰故音甫潛于篇籍

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師古曰誰語稱孔子曰吾之於人

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此叔言人之從政可試而知故引以為辭也泯泯羣黎化成良吏師古曰黎衆也言羣衆無知從吏之化而成俗也

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

政橫作刑罰用與曾是強國培克為雄師古曰詩大雅強國曾是培克強國強梁禦善也培克好聚歛克

害人也言任用此人為虐於下也培音平侯反報虐以威殃亦凶終師古曰尚書曰刑曰皇帝哀於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言

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

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蓋均無貧言為政平均不相陵奪

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師古曰肆極也偏上弁下荒

則無貧匱之人也故引之

殖其貨師古曰荒大也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張晏曰玉食珍食也述貨殖

傳第六十一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

專殺師古曰殺合韻音所例反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師古曰矧况也齊人齊等之人也

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傳曰台我也我國家也述游俠傳

第六十二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

世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刺諂人也其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漘賤而惡之也此叙亦深疾倭幸之人故引詩文以譏之營惑也述

倭幸傳第六十三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師古曰於歎辭也帝典虞書舜典也載舜命咎繇作士戒之曰蠻夷猾夏猾亂也夏諸夏也於讀曰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

攘卻也宗幽既昏淫于褒女師古曰宗幽幽王君宗周也戎敗我驪遂

亡豐鄗張晏曰申侯與我共伐周敗於驪山下遂殺幽王平王東徙都成周大漢初定匈奴強

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師古曰境合韻音竟至于孝武爰赫斯

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宣承其末廼施

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師古曰自宣至平凡五帝王莽竊命是

傾是覆備其變理為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

寓閩越東甌師古曰攸攸遠貌爰泊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

遠與爾剖符師古曰柔安也剖符謂封之也皆恃其阻乍臣乍驕孝

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張晏曰表外也禹就叙以為外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表明也明以德化也

周穆觀兵莫服不攸張晏曰觀示也攸陳也犬戎終王而朝周穆王以不享征之是以荒服不陳於廷也

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驪驪致誅太宛鄭氏曰驪驪盛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騤騤驪驪駉駉馬驪驪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此叙言漢遠征西域人馬疲弊也驪音它丹反

娉娉公主廼女烏孫孟康曰娉音題娉娉娉娉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娉音上支反娉娉好貌也魏詩葛履之篇曰好人提提音義同耳女妻也音乃據反言漢以好女配烏孫也使命廼通條支之

瀕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昭宣乘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

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詭矣禍福刑于外戚師古曰詭違也言禍福相違終始不一也高后首命呂

宗顛覆薄姬碌魏宗文產德如淳曰薄姬在魏許負相當生天子魏魏聞負言不與漢逐禽而死也

實后違意考盤于代師古曰詩衛風曰考槃在澗考成也王氏攻微世武作嗣子夫

盤樂也此叙言寧姬初欲適趙而向代違其本意卒以成樂也

師古曰碌古墜字



既興扇而不終師古曰扇也鉤弋憂傷孝昭以登上官

類馮厥宗應劭曰詩云是類是馮禮將征伐告天而祭謂之類告以事類也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馮馮者馬也馮者

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言上官后雖幼尊貴史娣王悼身遇不

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天而不遂邛成

乘序履尊三世張晏曰至成帝乃崩也師古曰履尊謂登至尊之處也飛燕之妖禍

成厥婦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

師古曰馮昭儀中山孝王母也為傅氏所陷衛姬中山孝王后也為王莽所滅惠張景薄武陳宣霍

成許哀傳平王之作事雖歆羨非天所度師古曰作起也度居

也言惠帝至平帝王皇后七人時雖處尊位人心羨慕以非天意所居故終用不昌也度音徒各反怨各若茲如

何不恪師古曰恪敬也述外戚傳第六十七 元后娠母身

